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普申教授著



2.4
33

发现——征服——冒险丛书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鲁申教授著

郝建恒 高文风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Проф.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рокгауз-Ефрон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内部发行

发现——征服——冒险丛书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苏〕谢·弗·巴赫鲁申教授著
郝建恒 高义风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 2/3。印张 63千字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955 定价：0.28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谢·弗·巴赫鲁申(1882——1950年)是苏联历史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190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以后就在该校从事教学工作。十月革命后继续在该校任教,从1937年起兼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他的主要科学活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展开的。他研究历史的范围极为广泛,一生中写了不少各种题材的历史专著和文章,其中较多的是关于西伯利亚的著述。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写于1925年,是一本叙述十七世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通俗历史著作。本书从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第一批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域开始,一直写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这一时期,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彼得一世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推行了侵略和扩张的政策,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

在本书里,作者明确指出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皇帝的纳贡者,是“隶属博格德政权的”,黑龙江流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由此可以看出,沙俄侵略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哥萨克匪帮闯入黑龙江流域,是对中国领土的粗暴侵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二卷,第34—35页。

在这本书里，作者具体地揭露了这些野兽般的殖民强盗侵入黑龙江流域后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他们到处洗劫城寨，捕捉人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在这帮强盗的蹂躏下，中国黑龙江流域“这一富饶的地区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

在揭露沙俄侵略暴行的同时，作者还记述了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对沙俄入侵者的反抗：他们怒斥俄国侵略者是“可恶的吃人恶魔”，经常袭击俄国入侵者的驻地，不断打死外出的俄国强盗，使侵略者“没有地方能够弄到粮食”。当地居民还断然拒绝侵略者的威胁和诱降，在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当侵略者进攻达斡尔人的城堡时，达斡尔人“从城上挽弓射箭，乱箭纷纷下落，布满整个田野，好象‘田地里长满庄稼一般’”。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还纷纷请求“达斡尔地区的最高君主”，“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中国皇帝出兵驱逐沙俄强盗。作者对中国军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配合下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反击沙俄侵略的历次战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性，肯定了中国人民和军队抵抗侵略的正义性。

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哥萨克匪帮的本性认识不足，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作者在书的末尾还说：“冒险家们为当时的地理科学作出了丰富的贡献”等等，都是错误的。对尼布楚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的记述和评价，也有不少错误，等等。

总的来说，本书叙事比较客观，史料比较丰富，对我们研究十七世纪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新的达斡尔土地	1
第二章	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河上	17
第三章	沿阿穆尔河而下	27
第四章	哈巴罗夫军队的厄运	40
第五章	阿尔巴津贼堡	48
第六章	中国战争	57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77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78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81

第一章 新的达斡尔土地

位于苏昆纳河和尤戈河汇合处的乌斯丘克城，在十七世纪是古莫斯科国最富庶的贸易点之一。通往首都莫斯科以及通向白海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乌拉尔那一边西伯利亚等地的通衢大道，都在此处交叉。阿尔汉格尔斯克是与西欧进行一切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而从乌拉尔那一边运来畅销国外的最贵重的货物——毛皮。这样，位于东方和西方市场的十字路口的乌斯丘克，便成了集中进行繁荣的商品交易的中心。贵重的貂皮“整袋整袋^①地”沿着伯朝拉河和维切格达河运到这里；在这里把毛皮装载到平底木船上，沿着德维纳河赶在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前运往那里；毛皮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场上出售，换成外国布匹、金属、食品杂货和奢侈品，然后把这些东西运回乌斯丘克；这些商品从乌斯丘克连同当地的土特产品和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各城的货物，由几十辆大车组成的车队运过乌拉尔山，去换取新的一批批毛皮货物。居住在德维纳河沿岸的农民被吸引参加了这种贸易的运转。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把家业交给自己的晚辈亲属照管，而自己则越过乌拉尔去谋生。有些人在新的合适的地方永久定居了；另一些人经过几年漂泊之后，仍象离去时那样两手空空地回返家园。也有一些经营顺手的人，把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带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里换成外国货物。对暴利的不断追求，西伯利亚的往返跋涉，在冻土地带的冒险生活，形形色色的经验阅历——这一切

^① 袋 (сорок) 是俄国貂皮的计量单位，一袋貂皮为四十张，够缝制一件大衣。
——译者

培养了乌斯丘克地区居民的勇敢、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东西曾帮助他们克服横在他们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西方的贸易，助长了他们对较高文明的需求。在乌斯丘克的房舍里可以看到外国的奢侈品：镜子、高贵的布料和锡器。乌斯丘克的农民中有许多人由于在西伯利亚的经营和从事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贸易而发了财，摆脱了农民阶级，跻入高等商人之列，成了“巨商”。在普通的农民中间产生了乌斯丘克的资本家，全莫斯科国的豪富，如鲍瑟、列维亚金、格鲁德岑、费多托夫等家族。这些人修建起建筑艺术精湛的瑰丽豪华的纪念性建筑物，为自己的故乡乌斯丘克增添了光彩。这些建筑物至今仍令人赞赏不已。

著名的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斯维亚季茨基的出身，就是乌斯丘克县的一个乡里的农民。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①上站稳脚跟的尝试，是与他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哈巴罗夫与他的许多同乡一样，不只一次越过乌拉尔去谋生，每次总是长久地杳无信息。他远离家乡，穿越到叶尼塞河彼岸，极其遥远的东方。譬如，1628年，他带着弟弟尼基弗尔到过曼加捷亚，当时把鄂毕湾以东的地区称作此名。他们从曼加捷亚深入到皮亚西达、太梅尔半岛。当时正值西伯利亚狩猎业大繁荣时期，正值大展宏图、大胆作事和大胆发现的时期。外国人对西伯利亚毛皮的需求，促使北方俄罗斯猎人每年成群结伙地越过乌拉尔，去寻求从远方看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发财途径。狩猎人的主要集中地是曼加捷亚，几乎所有前往叶尼塞河及其各条支流的猎人，都要经过此地。然而，在二十年代，在这些河流一带的紫貂已被摧残得几近绝灭，所以一些有进取心的猎人便离开叶尼塞河，继续东进，到达流入勒拿河的各条河流。哈巴罗夫在一次曼加捷亚旅行之后，带来了最初

① 即黑龙江。——译者

的关于新发现的“伟大河流”的传闻。几年后，他再度去西伯利亚。这次便永久留在那里了。他把妻子瓦西丽莎、小孙女和一个外甥女都丢弃在乌斯丘克乡村的家里，任凭命运摆布；而他本人则带上弟弟尼基弗尔和外甥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迁居到西伯利亚。

几年之间，勒拿河已成了俄罗斯人能够达到的地方。这位有进取心的乌斯丘克人在此处的基连加河河口处，终于定居下来，开垦耕地，建造磨坊，开设盐场，贩卖粮食和一切可卖的物品。他很快便发财致富，成为该地的一个最大的粮商。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在1638年奉派从莫斯科来勒拿河畔创建城市时，为供应由他领导的考察队的需要，曾从哈巴罗夫处要了三千普特粮食，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哈巴罗夫事业的规模了。

在勒拿河畔新建起的雅库次克城，现在新起的作用与从额尔齐斯河起的作用相同，是猎人潮水般地涌向西伯利亚的主要通路。这些人从雅库次克分头沿勒拿河逆水上溯或顺流而下，他们不满足于“勒拿河的”貂皮，继续寻找向东方和南方去的新途径。他们顺着勒拿河的东支流——维季姆河和奥廖克马河，到达分隔勒拿河流域和阿穆尔河流域的分水岭，开始从这些河的上游去到流入阿穆尔河的石勒喀河。这些猎人是第一批带回关于“达斡尔土地”——即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消息的人。有一个猎人谢卡·阿维尔基耶夫所讲的他在阿穆尔河上的遭遇的故事流传至今。他在额尔古纳河河口打猎时，被当地居民——“达斡尔人”俘虏了。他被带到阿穆尔河上的达斡尔酋长拉夫卡伊和希尔基涅伊处。酋长们用“自己的语言”审问他。拉夫卡伊顺便对他说：“我从通古斯人那里听说过，俄罗斯人是一群狗；不论他们在哪儿找到异族人，就要把异族人就地打死。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也是为了干这种事。”然而，希尔基涅伊却袒护了谢卡·阿维尔基耶夫，不让拉

夫卡伊把他打死。他被释放了，但他原有的物品——珠串和铁箭都被夺去，而给了他一些貂皮作为补偿。

拉夫卡伊酋长的领地于是便成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渴望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的人都心向往之。人们传诵着从通古斯口中得知的关于此地富饶、盛产紫貂、土地肥沃等传闻；有人肯定说，在拉夫卡伊的乌卢斯(村落)附近的山中蕴藏着银矿，当地居民用来冶炼白银；甚至有人在通古斯人处看到从达斡尔人那里得来的银饰物：纽扣和银环；拉夫卡伊和富强的中国交往的故事也引起了人们的遐想。于是，军役人员步猎人的后尘，也向阿穆尔河推进，他们既是为了给自己寻取财物，也是为了征收实物税，即为沙皇征收贡税。1643年，第一任雅库次克督军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向石勒喀河派出一支军事探险队，为首的是文书官(当时以此名称呼督军手下的专差官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和两名五十人长尤里·彼特罗夫和帕特列凯伊·米宁。探险队由一百一十二名军役人员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从猎人中招募的新兵，还有十五名是来自猎人中的“志愿”人员。探险队装备着一门铁炮和火药、铅弹，用以“恫吓不肯归顺的地区”。探险队沿勒拿河下驶，到达阿尔丹河河口，由此上溯阿尔丹河抵乌楚尔河，然后由乌楚尔河进入郭纳姆河。沿途非常艰苦，尤其是沿石梁密布的郭纳姆河行进时，哥萨克不得不翻越四十二道大石梁和二十二道小石梁，而且他们不得不下船，把船拖曳过石梁去。在过一道这种石梁时，一艘官家平底船遇到了严重危险，当时全部铅弹都从船尾掉进了水里。哥萨克没有走到分水岭，就赶上了寒冷季节，于是不得不停下过冬。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时光，波雅尔科夫将一部分人员连同物资、船舶留在他建立起的冬营里，命令他们春季翻越连水陆路^①，即分水岭，到流

^① 两河之间的陆路，古时把船只和货物由一个水系经过这种陆路拖移到另一水系，非常近便。——译者

入阿穆尔河的结雅河^①去。而他本人不等春天到来，便带领九十名部下沿冬季道路向前进发，用雪橇拖着粮食和其他物品。越过连水陆路后，他来到了结雅河上游。波雅尔科夫就这样顺利地踏上了达斡尔的土地。

结雅河沿岸住着“耕地的人”——达斡尔人。这些达斡尔人是满人族系的一个分支，与通古斯人有血统关系。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所熟悉的那些西伯利亚野蛮人。中国人常常到达斡尔人这里来征收贡物，进行贸易，给他们运来各种货物——绸缎、白银等。由于与中国人经常往来，达斡尔人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哥萨克发现达斡尔人处有修盖得很好的木房，窗上糊着自制的纸张以代替玻璃。从外表看，达斡尔人很象中国人：男人按中国的习惯蓄着辫子，身穿绸缎长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定居在自己的乌卢斯（村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罌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胡桃。他们会用大麻榨油。他们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多：有大群的马、牛、羊、猪；他们用牛耕田，就象俄罗斯人用马一样。从中国传到他们这里的还有家禽——鸡。到处都可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达斡尔人从中国人那里购买绸缎（丝织物）、布匹、金属。中国人从自己方面用货物向达斡尔人换取貂皮和其它皮张，并且向他们征收一部分毛皮，作为他们的贡赋。除了农业和畜牧业外，猎取毛皮兽也是居民的基本营生，周围林中盛产毛皮兽（貂、貉、赤狐和黑狐等）。这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一个土著居民打一天猎，就可以带回十张或更多的貂皮。波雅尔科夫发现的地方是富饶丰盛之地。难怪俄罗斯人把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看成是希望有什么就会有什么的人间天堂，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小白野生的葡萄，大至造船的木材，在这里应有尽有。

哥萨克们为迫使达斡尔人缴纳实物税（贡赋），把一个达斡尔酋长多普狄乌尔抓来作抵押，或者象当时说的，作为人质。这种人质，俄罗斯人通常是给他们戴上枷锁，派人看管的。如果人质是有权势的显贵人物，他的同族怕俄罗斯人加害于他，一般就会同意交纳要求他们缴出的贡赋。多普狄乌尔向波雅尔科夫讲了许多有趣的细情，他不仅讲了达斡尔土地，而且讲了相邻的中国；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管辖与达斡尔土地相毗连的省份的中国将军的豪华和财富，谈起将军居住的围有木墙土垒的城池，说将军的军队不仅配备着弓箭，而且使用火器，甚至装备有大炮。他说，上述的中国将军每年要派由二千或三千人组成的军队到结雅河和阿穆尔河来，向当地居民征收贡赋；不过，中国人抱着和平的目的到他们这里来，运来同他们交换的银、锡、铜和布匹。然而，当地居民否定了达斡尔土地本身蕴藏有银矿的传说。他们说，在他们那里看到的银器全都是中国出产的。波雅尔科夫从当地居民那里还听说，达斡尔人有几座设防坚固的城池，距离最近的是摩尔德基德奇。该城的统治者是势力强大的多西伊酋长，他是几个部落的首领，这些部落拥有五百名士兵。

当时，俄罗斯人已感到粮秣不足，于是波雅尔科夫决定装备一支远征队去见多西伊酋长，索取粮食。他本人建立了一座设防的冬营——一座位于流入结雅河的乌穆列坎河河口的小城堡，而派尤里·彼特罗夫率领七十人的队伍前往摩尔德基德奇城，命令他用怀柔手段诱出当地酋长，俘虏他们充作人质，然后带着人质撤退到森林中去，用鹿砦扎住营盘。尤里·彼特罗夫刚刚走近城池，多西伊、科尔帕、多瓦里亚等三名酋长便出城来迎他们，向他们鞠躬施礼。哥萨克将前二人扣留，而将多瓦里亚放回。多瓦里亚是已经被扣留作为人质的多普狄乌尔的儿子。在城外拨出三座帐篷供

哥萨克居住，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四十桦皮筐燕麦和十头牲畜。尤里·彼特罗夫并未满足于居民们的俯首听命，第二天，他摆开阵势，大张旗鼓地直逼城下，以便观察城池的坚固程度和是否可以强攻占领。他要求放他们进城去。他对人质讲过此事，人质回答说：“小城堡里住着他们的很多人，至今还未见过俄罗斯人，看来会与他们发生争战，从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然而，彼特罗夫固执己见，他强行押解着多西伊和科尔帕去猛攻该城。那时，固守城内的达斡尔人立即从城门和地道口涌出来，突然进行出击。与此同时，从附近奔驰来许多武装骑士。发生了一场浴血恶战。争战中间，科尔帕被偶然打死，另一名人质——多西伊杀死了看守他的一个军役人员，向自己人那里跑去。战斗结果：五十名俄罗斯人身受“重伤”，以致不能撤到离城堡很远的地方。他们守在帐篷里，忍受了三天的围困。第三天夜间，他们才得以悄悄地逃出帐篷。在返回乌穆列坎河上的小堡的十天期间，他们一路上始终全副武装，身披铠甲。回来时遍体伤痕，既未带来人质，也未带来同伴们盼望的粮食。很自然，波雅尔科夫对他们的迎接十分冷淡。“你们带回东西了吗？”这是对他们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他们回答说：“不仅没带回东西，连自己的东西也丢光了。”当时是1月：饥饿要延续到暮春，那时河水解冻，留在戈纳姆河的粮食才能运来。他把现有的粮食分给军役人员，每人只能得到三十俄磅。开始吃松树皮和草根。使处境更加恶化的是，最后一名人质多普狄乌尔虽然钉上镣铐看管，但还是巧妙地逃跑了，于是当地居民开始袭击俄罗斯人的营房。但是，当地居民的进犯被打退了，被打死的达斡尔人的尸体躺在小城堡前的草地上。此时，城堡内饥饿已经发展到可怖的程度：贮藏已全部告罄，人们开始倒毙。于是，波雅尔科夫开始对同伴们说：“谁不想在城堡里坐待饿死，可以到草地去找被打死的土著居民，随意去吃尸体。”有十几个人听从了他的劝

告，走出城堡，以敌人的尸体充饥。饥饿使人们变得冷酷残忍了。同波雅尔科夫一起留在城堡里的军役人员要求搜查那些到草地去吃人肉的同伙，把他们剩余的食物拿出来平分。这些不幸的人的面粉被残酷地抢走了，有的被夺走一俄磅，有的两俄磅，也有的三俄磅。当冰雪溶化，露出了草的时候，饱受饥饿折磨的哥萨克开始吞食“草根”，可是又发生了不幸。有两名军役人员到草地去，其中一人病倒了，他的同伴点燃起篝火，想让他暖和暖和。篝火引起了野草的燃烧，整个草地被烧光了。这样，俄罗斯人便失去了食物的最后来源。挨饿的哥萨克激愤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波雅尔科夫开始遭到指责，说他把人们引向死亡。波雅尔科夫无耻地回答说：“对我来说，这些军役人员不值钱！十人长只值五戈比，普通兵只值一戈比。”开始出现流言，说他故意令人纵火烧毁草地，以便抬高他储藏的粮食的价格；类似的无稽之谈，人们却相信了。待到载着粮食的船终于来到时，已经有四十个人饿死。

波雅尔科夫整顿起减了员的队伍，沿结雅河继续下驶。他行经人烟相当稠密的、居住着达斡尔各部落的地区。两岸展现着精耕细作的田地，游逛着马群和牛群。但是居民现在已经不许俄罗斯人登岸，骂他们是“可恶的吃人恶魔”。到达结雅河河口后，波雅尔科夫派遣二十六人组成的队伍前行侦察。住在这里的是与达斡尔人有血统关系的民族——吉切尔人^①。吉切尔人的生活方式与达斡尔人毫无差别，也同达斡尔人一样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也向中国皇帝交纳贡赋。吉切尔人突然袭击了侦察队的驻地，杀死了所有的人：只有两人幸免于难，他们才得以把失事的消息带给波雅尔科夫。波雅尔科夫当时正在前往出事地点的半路上，但

^① 吉切尔人 (Джючеры)，也作杜切尔人 (Дучеры)，是居住在结雅河(精奇里江)河口以下的黑龙江沿岸的民族。因通古斯人把精奇里江称为吉河，所以这一民族便称为吉切尔人，意为“居住在吉河上的人”。——译者

是他没有想到会出事。

探险队终于驶进了阿穆尔河，然后沿河下行，向海驶去。他们在种田的吉切尔人居住的地区走了四天。之后，他们到达了阿枪人或称纳特基人的地区。他们在这一地区走了两个礼拜。阿枪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与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文明状况也低得多。在他们那里，哥萨克既未看到田地，也未见到菜园。如果不算养猪，他们那里也没有畜牧业。他们行路不是靠马匹，而是依靠狗。他们吃的，几乎只有阿穆尔河盛产的鱼（根据此河鱼产——鲑鱼、鲤鱼等的质量和数量，哥萨克将此河比作伏尔加河）。他们不用盐腌鱼，而是把鱼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在整个冬季他们完全靠用这种办法储备的食物过活。他们用鱼熬油，在屋内照明。鱼不仅为阿枪人提供食物，而且也是衣服的来源。他们以高超的技巧加工鱼皮，把鱼皮染成各种颜色，加以剪裁，然后用鱼皮作成的细皮条缝缀起来。这是中国人把阿枪人和他们的邻居——基里亚克人叫作“鱼皮鞣子”的根据——即“穿鱼皮的北国居民”。阿枪人鼻子上戴着银环，每个耳朵上也戴着几个大环，头发在头顶梳拢成一团，他们在很多方面象真正的野人。但是，中国的影响也深入到了此地：阿枪人仿照满人的衣服式样，缝制自己的鱼皮衣服，只是比较花哨一些。离中国较近的阿枪人受自己邻居的文化影响更深：他们剃头，也不戴银环了。阿枪妇女把银币和小铃铛缝在衣襟上作为装饰，头发梳成辫子，佩戴宝石戒指、小镜和其他中国商人运给他们的小饰物。最富裕的阿枪人居住的屋舍，外表用鹰鹫的羽毛装饰，室内挂着幔帐，行李被褥都是貂皮和狐皮的。

波雅尔科夫继续下驶，从阿枪人地区进入了基里亚克人地区。基里亚克人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和阿穆尔河河口。他们同阿枪人一样，也差不多只以捕鱼为业。他们无所畏惧地乘坐自制的小桦

皮船驶入汪洋大海，出海捕鱼时，甚至远达萨哈林岛^①沿岸。据他们说，萨哈林岛上住着同他们有血统关系的部落，“毛人”（即爱奴人）。俄罗斯人在岸上看到了基里亚克人的用圆木搭成的帐幕和没有窗子的仓房，屋外挂着大量的干鱼。这是些好斗的凶狠的野蛮人，他们还根本未曾受到中国的影响，半裸着身体，穿着用兽皮和鱼皮缝制的衣服，鼻子和耳朵上都挂着圈环，不剃头，而是把长发结成一团。往来通行时，基里亚克人驾驶狗。他们每家都饲养着几百条，甚至上千条狗。俄罗斯人在基里亚克乌卢斯里，除此之外，还惊异地看到了驯化的熊。至今阿穆尔河的土著居民还把熊当成神明，养在自己的帐幕里。哥萨克不懂这是什么缘故，竟认为基里亚克人象驾驭狗一样，也“驾驭熊”。

在基里亚克地区，波雅尔科夫走了两个礼拜。到了阿穆尔河口，俄罗斯人眼前呈现出大片的树木般的芦苇丛。芦苇丛妨碍船只靠近遍是泥淖沼泽的岸边。波雅尔科夫就留在阿穆尔河口度过了冬天。他们在这里提到了三个基里亚克酋长充当人质，向基里亚克人征收了实物税：征收到了十二袋貂皮和六件貂皮大衣。夏初，波雅尔科夫驶入大海，沿着海岸北行。经过十二天的航行，他到达了乌利亚河河口，在这儿过冬，并向周围的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早春，他从乌利亚河上游沿着尚可通行的道路，乘雪橇穿过连水陆路，来到流入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的马亚河，最后于1646年6月12日回到了离开已整整三年的雅库次克。他出发时带领的一百二十七名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回来时只剩下了四十一五十人。

波雅尔科夫的归来，他所讲述的关于他新发现的土地如何“人烟稠密，盛产粮谷、貂皮；各类野兽很多，生长许多谷物，河里鱼产

^① 即库页岛。——译者

丰富”的见闻，以及“可以使这些定居的生产粮食的耕农归顺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的信念，在雅库次克的俄罗斯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新发现的阿穆尔河——“新勒拿河”——以及关于它的自然财富的传闻吸引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打算激起了贪欲；与陌生的中国进行交往的可能诱发了人们的想象。雅库次克督军瓦西里·普希金赶快装备了一个新的达斡尔地区探险队。然而，这支探险队只到了“达斡尔石山”——即通向结雅河的山口，没有继续前进。猎人们也都激动起来。关于达斡尔土地的故事，也弄昏了哈巴罗夫的头，促使他丢开了位于基连加河口的庄园。在此之前不久，他经受了重大的挫折：彼得·戈洛文督军征用了他所有的现存的粮食储备，把他的盐场没收充公，而他本人则被投入了监狱。到他出狱时，已经几乎完全破产，因为公家从他手中拿去粮食，根本没有给钱。这时，他甚至似乎有意抛弃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所有事业，返回故乡家里。可是，在他眼前突然闪现出在遥远的东南方出现的新的、广泛的机会，为他的进取心开辟出意想不到的前景。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与这个计划对比，他先前作为勒拿河上的农民的一切简朴的活动，都黯然失色了。返回俄罗斯的念头已经打消，他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到达斡尔土地上来了。

* * *

1649年春，新任督军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从莫斯科来到雅库次克。弗兰茨别科夫是立窝尼亚^①的德意志人（法连次巴赫），二十余年前开始来莫斯科国供职，并皈依东正教，但是他还远远没有俄罗斯化。据了解他的俄罗斯人说，他甚至还没有完全脱离新教。弗兰茨别科夫不同于通常所见的那种惯于

^①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旧称。——译者

墨守成规、按固定公式办事的督军，他富有进取心，精力充沛，善于巧妙地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善于制定宏图大略。他为事业表现出了许多办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实际智慧和才能。在他还没有到达雅库次克之前，半途中就遇上了叶罗菲·哈巴罗夫。哈巴罗夫向督军呈请允许他自行出资而不需国库任何补贴来组织远征阿穆尔的探险队。聪明的德意志人立即意识到哈巴罗夫的举动不仅可能造福于国家，而且也可使他本人获得利益，于是便欣然准其所请，并且亲自参与组织此事，承担了随之而来的风险。

哈巴罗夫自告奋勇，自行出资组织达斡尔远征，但是他当时穷得一文不名，因为遭受戈洛文给他造成的损失之后，看来他还没有恢复元气。然而，他却必须雇用一百五十人，供给他们金钱、粮食、武器、铅弹和火药、靴鞋和衣服，总之须供应远征用的一切必需品；还须购置船舶，装备它们。购置这些东西，按照当时的物价，需要有七千一八千卢布的巨款^①。正是在这点上弗兰茨别科夫帮助了哈巴罗夫。弗兰茨别科夫从国库为他开出一项巨额贷款，借给他官家的武器（大炮、火绳枪、铠甲、火药、铅弹）、呢料、锅釜和用来安置耕民定居的农具。不仅如此，弗兰茨别科夫还把自己的资财交由哈巴罗夫使用，希图使自己的花费以后可以从达斡尔地区的收获中得到很大的补偿。他还贷款给参加远征的猎人和军役人员。他发放高利贷：他借给别人十个卢布，在“票据”（借据）上要写十五个卢布；借给别人二十个卢布，在票据上要写三十个卢布，依此类推。这样，弗兰茨别科夫便使自己与哈巴罗夫所经营的事业的成败息息相关了。

为了装备哈巴罗夫，弗兰茨别科夫采取了一系列专横独断的行动，从而给自己树起很多敌人。哈巴罗夫前去远征，需要有足够

^① 不少于十万—十二万卢布（战前的）。

的粮食储备，于是弗兰茨别科夫便为此毫无顾忌地从商人手里一文不花地征收粮食；探险队所需的船舶，也是他从商人手里强制征用的。受害人中有两个非常有钱的商人：乌斯丘克行商瓦西里·费多托夫的经理人谢明·涅拉多夫斯基和维切格达河的农民伊凡·奥斯科尔科夫。督军的飞扬跋扈，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对他以及受他庇护的哈巴罗夫的强烈责难。

当时，叶罗菲·哈巴罗夫一开始只招募到七十人。在弗兰茨别科夫的协助下，储备了各种装备物资，于1647年秋登程，沿勒拿河和奥廖克马河行进。他所纠集的一伙人完全是企图跟随他去抢掠财物的。还没等离开雅库次克，这些人就开始抢劫了。哈巴罗夫的士兵沿途洗劫了莫斯科国的臣民——温顺的雅库特人，夺走他们的牲畜；遇有反抗，就开枪射击，打伤了很多。对碰到的俄罗斯猎人，他们也不肯白白放过。他们在奥廖克马河上抢劫了索列维切格达河的保罗·比吉莫夫的狩猎队；在另一个地方抢劫了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沃雷巴耶夫的冬营，抢去了他的货物和储备，把他本人毒打了一顿，而且还威吓说要把他淹死。

很明显，哈巴罗夫匪帮的抢劫更加深了人们对哈巴罗夫以及他的有力靠山的愤恨。聚集到雅库次克来经商和狩猎的俄罗斯商人和猎人，一般说来总是深受当地历任贪婪的督军的盘剥压榨。而在这方面，弗兰茨别科夫更是超过了他的历届前任。这个善于精打细算、不择手段的德意志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捞到一定的收益。若不给他巨额贿赂，他就不肯发放行猎的许可证。由于他的阻挠刁难，很多穷一些的猎人错过了狩猎期，而富足一些的猎人为了获得许可，便只得送给他金钱、蜜酒等等。他还经常大摆筵席，邀请商人和猎人参加。而客人们必须出席这些宴会；为了表示谢意，每人必须向主人交纳一个卢布。这一切巧取豪夺的行径早已使人忍无可忍。弗兰茨别科夫的为人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极大厌

悉，大家把他叫作“德意志婆娘的儿子”，责难他不是真正的东正教教徒。他们说，不应当允许他进教堂，因为象他这种改信耶稣教的人，“若是进入上帝的教堂，只会使世界昏暗，他们心目中沒有基督”。

征用粮食和哈巴罗夫的暴行，成了在遭受督军荼毒的外来俄罗斯人中间引起公开爆炸的导火线。这些人产生了无论如何也要摆脱掉这个德意志督军的念头。心怀不满的人们找到了一位地位高的靠山。原任雅库次克秘书官彼得·斯坚申当时任职期满，正在雅库次克闲居，因为弗兰茨别科夫借口说，似乎他还没有把总结交上，不准许他启程离去。新督军对他的留难，极大地激怒了斯坚申，于是他成了弗兰茨别科夫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斯坚申与商人们往来甚密，成了他们所策划的阴谋的中心人物。他们决定在沙皇命名日——1650年3月17日那天大闹一场。到了那一天，在市內大教堂里照例举行庄严的祈祷仪式。弗兰茨别科夫率领军役人员来到了教堂。一进入已经挤满了祈祷信徒的教堂餐室，他马上看出事情不妙。他问神父：“神父，您怎么还慢吞吞地不开始作晨祷呢？”这时，雅罗斯拉夫人尼基塔·阿加比托夫走上前来，他担任这场乱事的主要角色。他向神职人员说：“等一等，神父们，先不要忙着作晨祷。昨天夜里我看到显圣了，我不愿隐瞒这件事，不对世人讲明。”弗兰茨别科夫猜到此事与他有关，便试图溜走，但是被阻留住了。阿加比托夫开始讲道：“受过洗礼的人们！你们听我讲吧。昨天夜里，在我刚要入睡的时候，从门斗进房屋的门忽然开了，我吓了一跳，赶快起来。原来，带头进来的是神痴^①阿列克谢，跟着他的是两个青年，抬着大慈大悲的救世主的圣像。这尊圣像对我发出了声音：尼基塔！你不要怕，到教堂去对大家毫

^① 神痴 (божий человек) 是旧俄宗教认为可以预言天机的痴人。——译者

不隐瞒地说，让世上的俗人不要再过日无法纪的生活了。”最后，阿加比托夫宣称，救世主吩咐：因为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督军无法无天，不许放他进入教堂；命令撤掉他的职务，把他掠夺的一切财物——毛皮和金钱，全部没收归公。弗兰茨别科夫听到这些话，眼泪夺眶而出，说道：“如果我已经不配呆在教堂里，那么就让我滚开吧”；但是，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四下观看。他望到餐室里有军役人员在场，便命令他们把阿加比托夫抓进监牢去。但是，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商人和猎人喧嚷起来。人群里有人对弗兰茨别科夫喊道：“督军，过一会儿你就能亲自尝到安静的滋味，你会感到高兴的！”“你忘记了是怎样把我们弟兄关进监狱的！”人们捉住了弗兰茨别科夫的衣领，这时，喊声四起，要求执行救世主的命令，到督军府邸去替皇上没收他的家产。若不是一些有势力的富商干预此事，那么真不知这场乱子会如何收场。这些富商虽然也一再亲身受过贪婪的督军的盘剥，但他们终究还明白所策划的步骤毫无意义，而且十分危险，所以赶忙来到餐室，安抚住激荡不安的人群。军役人员也干预了此事。一名老兵谢苗卡·罗加乔夫说道：“东正教徒们！受过洗礼的人们！你们干的事不妙呵！你们这是在暴动和杀人！最好还是吩咐作晨祷，然后再为皇上的健康祈祷！”说完以后，他又用幽默口吻对同来的军役人员们说道：“若是发生什么不妙的事，商人们可以径自回罗斯去，猎人们也可以分头去打猎，可是你们这些脑袋就得负责任了——脊背上就得冒油，油就会一直流到脚跟。”他的这个对鞭笞的暗示，大家都明白了，于是一个同伴便说：“老伙计，就是没有这场事，我们脊背上的皮也本来早就鞣熟了。”在罗加乔夫这番话的影响下，军役人员们保护了督军，制止了骚乱。几天之后，弗兰茨别科夫下令逮捕肇事的祸首。军役人员们戴着头盔闯进教堂，胡作非为，打翻了灯烛，把3月17日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阿

夫拉阿穆·阿勃拉莫夫毒打了一顿，然后把血迹斑斑的阿勃拉莫夫拖到看守所去了。尼基塔·阿加比托夫得以从教堂脱身，逃往斯坚申家，但过了不久，他仍然不免被捕。一场激动雅库次克全体居民的“梦中显圣”的神秘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烟消云散。那些帮助制止暴动的富商，当骚乱平息之后，立即把雅库次克发生的一切——从弗兰茨别科夫没收粮食和侵夺财物，用以派遣哈巴罗夫远征达斡尔地区起，至不幸的尼基塔·阿加比托夫的“梦中显圣”为止——源源本本地告知了住在莫斯科的亲戚和东家。谢明·涅拉多夫斯基把此事写信告诉给自己的东家——巨商瓦西里·费多托夫，而伊凡·奥斯克尔科夫告诉了他的哥哥。弗兰茨别科夫对他们的兄弟巧取豪夺、荼毒虐待的消息，在莫斯科的有势力的商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弗兰茨别科夫和哈巴罗夫的所作所为，接连向沙皇呈递了几份诉状。接着，在1651年2月颁布了上谕，命令就所递诉状进行侦讯。

第二章 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河上

哈巴罗夫去达斡尔地区所走的路线，与当年波雅尔科夫不同。他沿勒拿河的支流奥廖克马河溯流而上到了土吉尔河口，然后又沿土吉尔河上行，到了将该河与注入阿穆尔河的乌尔坎河隔开的连水陆路。由于出发很晚，哈巴罗夫在土吉尔河口遇上了严寒，于是舍舟驾橇继续前进。1650年早春，他到达阿穆尔河，潜入拉夫卡伊酋长的领地，这块地方很早就以富有银矿的传闻引起了俄国冒险家的遐想。但是，这个地方已被居民遗弃。设有防御工事的拉夫卡伊城有五座塔楼、几条壕沟，城墙前有几座碉堡，在所有塔楼下面都有暗道和地道通向水边，一条流入阿穆尔河的小河环绕着城堡，看上去根本无法攻取，当时这座城堡已空无一人。哈巴罗夫后来说道：“若不是他们感到天意可畏，要攻克这样一座城堡，人这么少，根本办不到，连想都不能想。”俄国人进入唯一可以通行的城门，察看了宽敞明亮的房舍，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些房舍窗户很大，上面没镶玻璃，只糊着自造的纸。每所房子里可住六十人或者更多一些人。哈巴罗夫从拉夫卡伊城继续沿阿穆尔河下行，打算在什么地方能够抓到几个人质。他遇到的第二座城堡，据了解，是属于拉夫卡伊的女婿的。这座城堡的设防情况不亚于第一座城堡，居民也都走了，城堡周围的村落也空无一人。第三座城堡也是这个样子，哈巴罗夫在这里扎营下寨，并在城墙上安了岗哨。就在那一天，值岗的哨兵看见五个骑手，他们急忙报告了哈巴罗夫。后者命令通译问这些骑手，他们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人，看样子是个老头儿，原来正是拉夫卡伊本人；跟随他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希尔

基涅伊和基尔杰格，还有他的女婿和一个奴仆。拉夫卡伊也通过通译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通译为了用诡计抓住他们作人质，便采用了平常在这种场合所使用的欺骗手段，他回答说，他们是猎人，是到达斡尔人这里来做生意的，他们给达斡尔人带来许多礼品。对此，拉夫卡伊对他说：“你扯什么谎？我们对你们这些哥萨克很清楚；你们来以前，我们这儿曾经来过一个名叫伊瓦什卡·叶尔菲莫夫·克瓦什宁的哥萨克，他向我们讲过你们，说你们来了五百人，而在你们之后还要来许多人。他还说你们要把我们都打死，要抢走我们的东西，掳去我们的妻子儿女”；正因为如此，他拉夫卡伊才带着他的兄弟和全体居民四散奔逃。哈巴罗夫通过通译劝酋长们向沙皇缴纳实物税。拉夫卡伊的兄弟和女婿回答说，缴纳实物税对他们说来算不了什么。但是拉夫卡伊打断了他们的话头，说：“我们且看一看，他们为人如何！”这些骑手说完话便疾驰而去。当时哈巴罗夫立即率所部全体人员尾追，希望赶上拉夫卡伊的部落。过了一天，哥萨克到达另一座城堡，这儿居民也都走空了。于是他们连夜继续赶路，第二天近午又遇上了一座新城堡。该城堡有四座塔楼、若干条深沟、地道和暗道。在这里，他们在一所被遗弃的房子里抓到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起初说，她是达斡尔人，曾为中国人所俘，后来被拉夫卡伊赎回。可是说到后来她才说她是拉夫卡伊的亲姐姐。他们拷打她，用火烧她，企图从她口中得知拉夫卡伊酋长和他的人为什么从自己的城堡逃跑？她的回答和先前拉夫卡伊本人说的完全一样：当地居民听了哥萨克伊瓦什卡·叶尔菲莫夫·克瓦什宁的警告，便用二千五百匹马载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在哈巴罗夫到达前三个礼拜逃走了。她讲了许多她一度被俘时所去过的中国地方的情况；她讲到了她曾呆过的脑温江^①江畔的中国城：该城的塔楼，土筑工事和商铺；并且形象地

^① 即嫩江。——译者

描述了驻在该城的钦派总督（中国人称为“将军”）府邸的豪华富丽。她说：“将军有火器、大炮、火绳枪；马刀和弓箭，各种武器都用金银装饰；在他的住宅里有镶银镀金的亭榭；饮食用具都是金的和银的。”据她讲，整个地方看起来真是神话般地富饶充足：该地盛产金银，有各种贵重的带花纹的料子、各种商品和宝石；貂皮也非常多；脑温江上有载着商品的大船航行，她不知道这些船来自何方。将军上头的君主是博格德汗，即满洲的汗——顺治皇帝，或者如达斡尔人所说的萨穆什喀汗。

当哥萨克确信他们徒步追不上后退的拉夫卡伊时，便掉头回转，回到了最先遇到的那座拉夫卡伊城。该城设防最为严密，正好建筑在乌尔坎河畔。从那里有条路通往勒拿河，城堡上那些难以靠近的塔楼仿佛在守护着这条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了当地居民逃跑时藏起来的大量粮食，顺利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哈巴罗夫不能不明白，这次远征实际上并未成功。这甚至不是远征，而只不过是一次侦察活动而已。此行只探明，要靠几十个人去征服幅员广大、人口稠密的达斡尔土地，根本连想都不能想。因此，他把自己的伙伴留在拉夫卡伊城，而自己回到雅库次克去招募新兵。

哈巴罗夫于5月末回到雅库次克后，便大谈他所发现的富饶地区，谈他在阿穆尔所看到的辽阔的草地和耕地、丰富的植物、盛产黑貂和各种野兽的茂密的大森林以及阿穆尔河盛产的各种各样的鱼类并不亚于伏尔加河等等。总之，他所谈的这个地方“比整个西伯利亚都要富饶美丽”。这番宣传吸引了许多“志愿者”投身到这个狡猾的、善于钻营的人的旗帜下。哈巴罗夫从中新招募了一百一十七人。此外，他还从自己的靠山弗兰茨别科夫那里获得由二十一人组成的一队军役人员和三门大炮。这样，他便组成了一支总数已达二百多人的“军队”。有了这么大的一支力量，便可以试着继续进行那刚开始便中断了的远征。

哈巴罗夫带着招募的新兵于1651年春回到了他留在阿穆尔河上的伙伴们那里，但是他的伙伴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拉夫卡伊城了。原来，当他不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曾先后十二次进攻拉夫卡伊的弟弟希尔基涅伊的领地，抓住了他的妻子和幼子作为人质。当在地窖里找到的粮食全部吃完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驻地，前往阿尔巴西酋长的城堡，阿尔巴西是前面提到的希尔基涅伊的女婿。阿尔巴西看到俄国人为数极少（总共五十二人），便拒绝缴纳贡税，并想袭击他们，将其歼灭。当时，哥萨克曾试图一举攻下阿尔巴津城^①：他们制作了带车轮的盾牌，开始逼近；但是达斡尔人一听到危急消息便从四郊纷纷赶来。俄国人被击退，被迫后撤，有四人死亡。他们离开后，便在看来无法攻取的城堡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小城堡，等待哈巴罗夫归来。

当哈巴罗夫带着大炮和人数众多的新兵队伍同阿尔巴津城附近小城堡里的哥萨克会合之后，达斡尔人估计不能抵御这支强大的兵力，便弃城而逃，让该城听天由命。哈巴罗夫未经战斗便进入该城。他的部下乘船追击敌人，一直追到邻近的阿杜伊城。他们到达那里时，已是深夜。第二天早晨，达斡尔人看到俄国人已兵临城下，惊骇万分，便将城堡付之一炬，又继续逃跑。但是，傍午时分就被哥萨克追上了。经过一阵激战，达斡尔人被击溃。胜利者夺得许多牲畜，带着虏获物去见在阿尔巴津城等候的哈巴罗夫。哈巴罗夫从阿尔巴津城四出袭击周围的土著，抓捕俘虏和人质，用大炮恐吓野蛮人，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这种残酷性是由于他那种类型的人处在军事生活的危险之中，又没有任何道德基础而产生的。有一次，哈巴罗夫下令将全部男俘虏淹死，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貂皮皮袄按照哥萨克的风俗“劈分”；他强迫

^① 即雅克萨。——译者

人质给他和他的朋友干活，其中许多人受不了他的虐待，纷纷逃跑，有些则被他砍死。希尔基涅伊的妻子不肯受其奸污，哈巴罗夫便在夜间将她掐死。此事发生后，过了几天，希尔基涅伊偕同其他酋长带着实物税来到城下，对哈巴罗夫说：“我的妻子在你手里是不是还活着？让我看看我的妻子，我将缴纳一百人的实物税，现在我全都带来了。”哈巴罗夫交不出人来。于是达斡尔人在田野里绕城奔跑了几个小时，然后骂着离去。

快到夏天的时候，哈巴罗夫建造了大小船只，准备沿阿穆尔河下行。6月2日，他从阿尔巴津城出发，第二天就到了达萨乌尔酋长的城堡。该城堡不仅空无一人，而且被烧毁了。他继续前行，在路上碰上了居民的帐篷。居民们在远处一看到俄国人就立即飞奔上马，疾驰而去。而将自己的住处付之一炬，升起了滚滚浓烟。哥萨克只俘虏了几个妇女。过了两三天，哥萨克到了古伊古达尔酋长的城堡。当地居民在该城集中了大批兵力。俄国人刚一试图靠岸，古伊古达尔本人，还有两个酋长便率领自己的全部人马出城，企图阻止他们登陆。住在古伊古达尔城向达斡尔人征收贡税的几个中国人都夹在当地居民中间。哥萨克从船上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二十人。达斡尔人从河边向后猛退，于是哥萨克便乘其混乱之机，急忙上岸，尾追达斡尔人。古伊古达尔及其部众闭城不出；中国人则退到田野，不再参加战斗。

古伊古达尔城是在此之前不久由几个达斡尔部落共同出力刚刚兴建起来的，显然是为了抵御俄国人。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占地半俄亩，实际上是由城墙连在一起的三座并列的土城。它没有城门，但是从塔楼下面有宽广的地道通向壕沟，坐骑可穿过壕沟出去。城里有深窖，妇女、儿童以及牲畜都藏在里面。环城有两道一俄丈深的壕沟。附近的村落已被居民烧光，他们全都聚集在城墙里面。

俄国人登岸后,便开始进攻达斡尔人的堡垒,达斡尔人从塔楼上向他们射箭。这时,哈巴罗夫通过通译劝古伊古达尔和其他酋长投降。“我们的君主、沙皇和全俄国的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厉害而可怕,是各邦的占有者,”他命令通译说,“任何汗国都抵抗不了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武器;因此,古伊古达尔酋长、奥尔戈迪酋长和洛托迪酋长,你们要听从和归顺我们的君主沙皇,不要打仗,快快投降,并尽自己的力量向我们的君主交纳实物税,为此,君主会下令保护你们,免遭压迫你们的其他民族的侵犯!”古伊古达尔回答说:“我们向中国皇帝顺治汗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这时哥萨克便推出大炮,从仓猝堆起的土墩后面向下城的塔楼轰击,同时还用小型武器:火绳枪和无来复线的火枪^①射击。达斡尔人也从城上挽弓射箭;乱箭纷纷下落,布满整个田野,好像“田地里长满了庄稼一般”。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一直打到黎明,最后,终于突破了城墙,于是“穿铠甲的人”和没有穿铠甲而用盾牌掩护的人都奔向突破口,占领了城墙,闯入下城。据哈巴罗夫称,进攻时打死了二百一十四名敌人;只有十四、五个人来得及逃出城堡。哈巴罗夫后来夸耀说:“只有这几个人逃跑了”,其余的人被困在两座上城里;哥萨克从他们所占领的下城用枪炮向上城射击。四面受敌的达斡尔人拚命抵抗。开始了白刃战,达斡尔人使用了长矛,但是“一个一个地”全被砍死。在这次最后战斗中,有二百四十三名成年人和儿童死亡,达斡尔人总共损失六百六十一人。哥萨克只有四人阵亡,四十五人受轻伤。这些胜利者们擒获大批俘虏: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和少女二百四十三人,儿童一百一十八人,此外虏获二百三十七匹马和一百一十三头牛羊。

^① 火绳枪(пишаль)和无来复线的火枪(мушкет)是古代武器。

发生了作用。一切想定居在这里的打算被想发横财的念头代替了。于是哈巴罗夫放弃了班布拉伊城，于8月25日继续下驶。

哈巴罗夫离开后，过了几个月，已届深秋季节，被毁坏的、空无一人的班布拉伊城又来了新的一批哥萨克。这支队伍由一百一十名志愿人员和二十七名军役人员组成，为首的是捷连季·叶尔莫林和哈巴罗夫的外甥阿尔捷米·彼特里洛夫斯基。他们是听说哈巴罗夫处境困难，从雅库次克来搭救他的。此外，捷连季·叶尔莫林还奉弗兰茨别科夫之命以使臣身分前往中国，赍送国书。叶尔莫林和彼特里洛夫斯基匆匆赶路；未到达土吉尔连水陆路便碰上了哈巴罗夫派来的人，后者带来了哈巴罗夫要他们“日夜兼程，火速前往”的请求。这使他们不能有所迟延。他们在9月10日经过土吉尔连水陆路时，修造了木船和驳船，把所带的一应物品，包括火药和铅弹，留在那里，留下八个人看守，然后立即去寻找哈巴罗夫；他们追寻了八昼夜，一直追到班布拉伊城附近遇上严寒时为止。于是他们便在这里停下来过冬。但是感到吃粮极端缺乏，因为到处都弄不到粮食，而他们自己的存粮又留在连水陆路上了。四周围被俄国人的袭击吓坏了的达斡尔人对俄罗斯人心怀疑惧，不肯缴纳实物税。他们说：“我们倒是乐于向你们的国君纳税，可是你们人都很狡猾，你们不讲理。”叶尔莫林从俘虏口中得知，哈巴罗夫到吉切尔人那里去了，而以后的行踪，当地居民也都茫然不知。他们说：“哈巴罗夫从我们达斡尔土地上走过，打死许多我们达斡尔的男子，抓了许多俘虏，在达斡尔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我们达斡尔人聚居的地方。”官长和十人长以及普通哥萨克士兵商量后，决定派一支小队前去“探路”，以便先告知哈巴罗夫援军到达的消息；而他们自己则等待从土吉尔连水陆路送来储备。5月3日，刚一开河，派伊凡·安东诺夫·纳吉巴带领二十六人“去见哈巴罗夫，让他和他的军队不要驶往下游到海上去”。纳吉巴受命沿阿穆

尔河下行，不得超过十天，如果十天以后还找不到哈巴罗夫时，则返棹回航。他还受命航行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靠岸停泊，在河上抛锚停泊时要派岗哨，在沿途各岛要留下书筒，以免与哈巴罗夫失之交臂。

纳吉巴及其同伴在规定的十天期限内到达吉切尔人的地区。当他们试图在这里靠岸时，当地居民不准其靠岸；当时岸上有许多吉切尔骑手奔驰，而河面上则出现了整整一小队船只，大约有二十只船，每只船上平均有四十人。哥萨克非但不能登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包围。虽然按照出发时的指示他们应当返航，但归路已被吉切尔人切断。于是他们决定冲破重围前往基里亚克地区。一群群当地居民乘船追击他们，过了一村又一村，不时地袭击他们。他们从一个俘虏口里获悉，哈巴罗夫在基里亚克人土地上。他们听信了他的话，一直向前行驶，但是领路人背叛了他们，把他们领到了基里亚克人非常之多的地方。他们被许许多多基里亚克船只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既不准他们靠岸，也不准他们顺流而下，或者溯流而上。他们在河上抛锚停泊，被包围了两个礼拜，击退了野蛮人的多次进攻。最后，粮食吃完了，开始挨饿。这时，他们望见了岸上帐篷里储藏的干鱼。饥饿给了他们勇气；他们一举攻占河岸，闯进村里；跟帐篷里埋伏着的基里亚克人打了起来。战斗从晌午一直继续到日落。最后，敌人被赶出帐篷，乌卢斯被抢光、烧光。这一胜利给他们打开了前往下游的道路。他们一面继续前进，一面寻找哈巴罗夫，但是没有找到哈巴罗夫的任何踪迹。如他们所说，他们自己“茫然不知地”驶出阿穆尔河口，来到了阿穆尔河口湾。循原路而归已不可能，因为基里亚克人不会放过他们，而溯流而上须用纤绳沿着淤泥很多的泥泞河岸曳船，这更加不可能。另一方面，还没有航海用的帆和船上的索具。他们把自己的河船拖上岸，勉勉强强地修理了一下，包上一层木板。工作是在经

常遭受当地居民袭击的威胁下进行的；因此得一直派人放哨。有一次，在海上出现了大批载着野蛮人的小船，这些野蛮人向他们打来；但是俄国人打漏了一只敌船，这只船连同坐在上面的人一同沉入水底。此后基里亚克人便掉头逃跑了。船修好后，纳吉巴和他的同伴以非同寻常的勇敢沿海划船而行，划出了河口湾。开阔的海面上覆盖着一层浮冰，这些无意中成为航海家的哥萨克在十天期间一直在“冰块中间”飘流，直到冰块把他们的船推到岸边挤碎为止。船沉没了。哥萨克们便都以“全副精力”泅水登岸，而粮食、铅弹、火药和衣服全都沉没，如他们后来所说的，他们“成了一无所有的人”。船只遇险后，他们便沿着海岸“徒步而行”，走了五天，以水草、野果、甚至动物的尸体果腹；找到海水冲上来的海兽——海象或者海豹——时，也都吃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但是吃这些东西实出无奈。”他们走到一条小河边，造了一只船，又勇敢地乘船沿海而行。他们沿着海岸到了另一条河的河口。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岸上有通古斯人的栖息处；野蛮人看到俄国人，撒腿就跑，丢下了自己贮存的干鱼。这对俄国人是莫大的幸福，他们收起这些干鱼，便呆在那里过秋。他们从阿穆尔河口到这个地方一共走了八个礼拜又三天，历尽艰辛，碰上什么就吃什么。当冬天的道路固定下来以后，他们便乘窄长雪橇翻越把他们停留过的那条河的上游与勒拿河流域隔开的那座山岭，以便前往勒拿河河谷。在路上他们幸运地找到了通古斯人鹿拉雪橇的辙印，他们便沿着辙印走了四天；12月27日，碰上了通古斯营帐，捉了几个人质，收了实物税，而主要的是，从通古斯人的锥形兽皮帐篷里抢到了他们极端需要的粮食。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连把斧子都没有，因此自己不能烧火做饭。他们从这里把自己的处境报告了雅库次克。

第三章 沿阿穆尔河而下

我们再接着说叶罗菲·哈巴罗夫。他在1651年8月末离开班布拉伊城，沿着阿穆尔河下行，前去寻找新土地和新民族。哥萨克离开左边的结雅河口，望见了右岸考库列伊酋长的乌卢斯。关于这个乌卢斯，被俘的当地居民曾向他们讲过，这个由二十四个人组成的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已被居民抛弃。他们一听说俄国人已临近，便都逃跑了。在一天的时间里，在眼前又掠过了好几个村庄。而到傍晚时分，那座“固若金汤”的城堡的塔楼展现在眼前了。哈巴罗夫从异族人那里听说，这座城堡是由整个达斡尔土地的居民协力建造的。当哥萨克来到的时候，城堡里没有人，因为它的占有者托尔加酋长、图隆恰酋长和奥木捷伊酋长都出城赴宴去了。俄国人利用了这个机会。由于沉重的大船不能驶近河岸，他们便改乘轻舟。驶近岸边后，跃身上岸，向城堡飞奔而去，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闯入了城堡，因为城堡里的人很少。这座城由两层墙和三条壕沟卫护，的确非常坚固。哥萨克占领城堡后，便登上塔楼，从高处环视四周。在离城一箭之遥的地方，他们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乌卢斯，显得热闹异常，因为酋长们及其部属正是在那里宴饮。第一个发现城里来了俄国人的是奥木捷伊酋长，他跃身上马，呼喊着重驰而去。哥萨克“不顾一切地”从城堡奔向乌卢斯，将乌卢斯团团围住。托尔加和图隆恰带着他们的家眷和部属据守帐篷，进行自卫。可是有一部分达斡尔人还是逃跑了。其时，在船上的哥萨克听见了射击声，便急忙划近战地。从船上将马牵下，策马追赶逃跑的人。哥萨克抓住那些逃跑的人，然后将他们带到城里。在进行追

捕的时候，被围在帐篷里的当地居民继续回射。哈巴罗夫叫通译劝他们投降。两位酋长回答说：“我们缴实物税算得了什么呢？只是不要反复无常。我们会缴纳实物税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貂皮；不久前我们这里来过博格德汗的人，我们已向他们纳过贡了。”说完，他们都从帐篷里主动走出来见俄国人。他们被带到城里。两位酋长表示完全俯首听命：“和我们一起居住在这里的全部达斡尔人约有一千多张弓，现在我们全都听从你们的国君，实物税我们也要年年缴纳。请释放我们的人和奴仆、妻子和儿女，而我们两个酋长，情愿到你们那里作质，愿以脑袋担保。”果然，应这两个酋长的召唤，已跑掉的奥木捷伊酋长及跟随他的三百名贵人前来请罪。达斡尔人按照自己的信仰发了誓，为了表示矢志，图隆恰及其兄弟，托尔加及其兄弟，奥木捷伊的一个兄弟，还有三位在自己的同乡中享有威望的人留下来作人质。其余的男人尽行释放，令其在原来的地方居住，不必害怕。这些情愿失去自由去当人质的人坚持请求这一点：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释放。“哥萨克把我和婆娘们抓去，”托尔加忧伤地说：“究竟哪一个更好呢？是我的脑袋还是婆娘？只要放了婆娘，我就缴税。”哥萨克为了“报效皇上”，没有吝惜自己的虏获物，“为了在此长居久留，占领这块土地”，乃将全部妇女、儿童共一百七十人统统交出，而且不要赎金。当他们的妻小被释放后，托尔加把按照中国人风俗留着的发辮割下，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这种仪式的象征意义对俄国人说来是个谜。他们只是到后来才明白，这样做是有用意的。

俘虏被释放后，达斡尔人送来六十张貂皮作为实物税，仍旧推托说：“现在我们没有貂皮，到秋天我们再缴纳全部实物税。”看来，跟他们已经开始建立了睦邻关系：他们安宁地住在城堡附近自己的乌卢斯，和俄国人在一起“好象是一家人”，他们给俄国人运来粮食，经常不断地进城到俄国人那里去；俄国人也常到他们的帐篷

去。哥萨克想在他们所征服的城堡里定居落户，根据抽签划分了修建房舍的地段，盖了一座特别院落，拘留人质。为防万一，又修盖塔楼加固城防，塔楼上架设了大炮，在周围还新修筑了栅栏。哈巴罗夫还提出愿意种田的可以种田，有很多人响应号召。于是哈巴罗夫将他带来的大小镰刀和简陋的犁杖迅速出售，规定了最昧良心的价格。总之，在被他们称作堡垒的托尔加城里定居下来了。这座城看来将来有希望成为俄国在阿穆尔地区的殖民地的前哨。但是，9月3日到土著居民那里去的哥萨克十人长（他就是通译）考斯季卡·伊凡诺夫突然跑回来说，达斡尔人想把他扣留，他好不容易才逃脱。他还没来得及说完，住在城郊的达斡尔人在哥萨克眼前一下子就行动起来，他们丢下自己的住处，骑上马，携妻带子飞驰而去。哈巴罗夫曾派人去劝说他们，但是在乌卢斯里除了两个老太婆外，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哈巴罗夫于是责备起人质来，说他们违背誓言，把自己的人打发走了。两位酋长回答说：“我们在你们这里呆着，并没有让他们走，是他们自己想走的。”托尔加以凛然的倔强口吻补充说：“我们既已落到你们手里，为了自己的土地，我们宁愿自己死去，这总比我们的人全都死了强。”不管哈巴罗夫和他们周旋了多少次，盛怒的达斡尔人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们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你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哈巴罗夫又严刑拷打他们，把他们放在火上烧，用鞭子抽打；然而他们反复说着：“我们既已落在你们手里没有活路，要砍头就砍头吧！”这时俄国人望见城周围驰骋的土著居民，他们想方设法让达斡尔人归来，但一切尝试全都无效。关于长久定居的全部设想就这样破灭了。哈巴罗夫不由得沉思起来。他想，在这里无法过冬；城堡附近没有粮食，而且迁延时日也很危险。同时，对新的冒险和发财的渴望又引诱他再向前走。9月7日，在托尔加城停留三个半礼拜以后，他再次命令拔营，装船，推炮，继续顺流前行。他的同伴中

有许多人本想在新开垦的田地上过安宁生活，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他们噙着泪上了船，埋怨自己的头领，说他率领他们往前走主要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临行前，奉哈巴罗夫之命，托尔加城被付之一炬。托尔加酋长经受不住自己城堡被毁灭的痛苦，第二天就偷刀自尽了。

俄国人继续前行途中经过多山的河岸，岸上人烟稠密，居住着果古尔人，他们的乌卢斯不时地从俄国人的眼前掠过。一天之内，他们经过了二十一个乌卢斯；当然，这些村庄不大，每村约有十座帐篷。哥萨克常常上岸，捉俘虏，打人，砍死抵抗者，然后继续航行。过了松花江（俄国人称为“松加里”）江口后，进入了种地的吉切尔人的土地。这里有人口稠密的居民点，每个居民点约有七、八十座帐篷，四周是肥沃的耕地。他们在吉切尔人的地区航行了整整一个礼拜；一路上捣毁乌卢斯，“砍杀”男人，掳走妇女、儿童和牲畜，然后自己分掉。第八天，他们踏上了“身着鱼皮的”阿枪人的土地。阿枪人住在阿穆尔河沿岸，组成人口稠密的居民点，帐篷竟达一百个之多。当哥萨克企图乘小船靠近河岸时，土著居民忽然出现在岸上，开始交战，无奈他们敌不过俄国人的枪炮。9月29日，哥萨克碰上了一座位于左岸的非常大的乌卢斯。冬天来临了。哈巴罗夫按照哥萨克的风习召集自己的同伴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决定在这个乌卢斯过冬。他们修建了一座城，开始向阿枪人征收实物税。食物也需要准备，为此，在10月初，装备了两只船，派了一百人溯阿穆尔河远出捕鱼。

为数众多的俄国人外出的举动很快就被土著居民知道了。在这批俄国人走后，过了三天，一大群吉切尔人和阿枪人突然在黎明时分从隐蔽处涌出来，奔向城堡。当时城里一共有一百零六人。哥萨克急忙穿上铠甲，七十人跃身出击，三十六人留在城里。战斗持续了约两个钟头；俄国人同时从塔楼上用枪炮射击野蛮人；许多

异族人被打死，其余的人抱头逃跑。哥萨克乘胜追击，直捣后方，捉了许多俘虏；其余的人跳上自己五颜六色的独木船，匆忙划离河岸。敌人逃跑后，清查了一下死亡人数：来犯者死亡一百一十七人；俄国人只有一人死亡，五人受伤。俘虏供称，为了这次进攻，集中了吉切尔土地和阿枪土地上所有的力量，总共八百人。第二天，派出去溯流出征的人满载鱼虾顺利归来。

在上述事件发生以后，哥萨克又严密地加固了自己的城堡，并在其中过冬。整个冬季，他们吃的是用捕鱼钩竿打的鱼；他们常常对周围的乌卢斯进行袭击，向他们征收实物税。例如：11月28日，哥萨克窥探到乘坐狗爬犁的土著居民所开辟的爬犁道的迹印，便派出一百二十人循该道追寻；碰上了阿枪人，带了俘虏归来。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谁也没有骚扰他们的城堡。当新的严重考验落到哥萨克面前的时候，已是圣母报喜节的前夕了。

俄国人的入侵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居民的残酷杀害和对这块土地的蹂躏给和平的达斡尔土地留下了骇人听闻的印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一繁荣富饶的地区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惊慌失措的居民离乡背井，到处躲藏。达斡尔人看到用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摧毁一切的“火器”，便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强盛的中国。中国皇帝是达斡尔地区的最高君主，当地酋长们为了表示臣服，以貂皮向他缴纳比较起来是很轻微的贡赋。这位皇帝是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

当时临朝的中国皇帝是顺治帝。他是满洲人。他父亲，著名的太宗，东满的统治者，称帝后，利用中国的内乱，干预帝国事务，加速了明王朝的解体。明朝的最后一个代表被推翻后，1644年，还是个孩子的顺治帝在北京即皇帝位，开始了满洲王朝——大清的统治，一直到不久前民国成立。只有在南方对得胜的满人还进行了

一个时期的抵抗。因此，十七世纪的中国，实际上在政治和民族方面分成了两个地区。在南方，数量上占优势的是中国原来的居民，俄人称之为“尼堪人”^①，而在北方控制北京，领导新朝帝国的则是满人，俄人称之为“博格德人”^②。随着满洲皇室入主中原，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便转向北方，其中包括阿穆尔，因为满清皇帝在满洲和蒙古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清王朝采取了向乌苏里地区移民的措施，其中使用了俄国人也实行过的办法，即将囚犯强制流放到新的地方，迫其开荒种地。住在乌苏里江沿岸的“鱼皮鞑子”（穿鱼皮的土著）逐渐受到了接受汉人生活方式和汉人教化的满人的文化影响。后来，中国人向居住在阿穆尔河中游的民族征收实物贡赋，阿穆尔河中游沿岸一带因盛产貂皮而吸引了他们。每年都有大批猎人从中国来到达斡尔地区，商人带着商品去换毛皮，此外还组织了向当地居民征收贡赋的远征队。当时，位于乌苏里江的一条支流上的宁古塔城^③是中国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一切和平往来和军事交锋的中心。野蛮人每年都乘小船从乌苏里江以及阿穆尔河来到这里，带来貂皮纳贡、换东西。宁古塔将军设宴招待他们，分送给他们北京户部送来的各种礼品：长袍、帽子、靴子、袜子、腰带、手帕、扇子等等。而向他们每人索取一张好貂皮作为交换。其余的毛皮，换了珍珠和绫罗绸缎。

1651年秋，吉切尔人在阿枪斯克^④城下失败以后，乃遣使赴宁古塔谒见将军（俄国史书上称为亦失涅公爵^⑤），他们哭诉说：“来了俄国人，把我们的土地全部占领，见男人就杀，把妇女、儿童俘虏而去。我们把自己吉切尔人，整个吉切尔土地的力量集合起

① 按即汉人。——译者

② 按即满人。——译者

③ 即今宁安县。——译者

④ 即乌扎拉屯。——译者

⑤ 据中国史书记载，即宁古塔副都统海色。——译者

来去打他们，攻他们的城，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我们差点全部丧命。我们无力跟他们交战，因此前来请大人保护；如果大人不保护，我们就得向他们缴纳实物税。”亦失涅按照自己的权势未敢轻易答应他们的请求，乃派人持札去见当地总督乌楚尔瓦王。很快就接到了总督的答复。总督命令调集军队前去抗击俄国哥萨克，将其消灭，剩下的俘虏回来，连同他们缴获的哥萨克的武器一同带来见他。很快就集合起一支由六百人组成的队伍，另外还有参加这支队伍的吉切尔人(五百多人)和其他异族人。这支队伍携带大炮六门、火绳枪十三支、土炸雷包十二个；土炸雷装火药(每个装一普特)，安放在城墙脚下，用来进行爆破。许多士兵都备有火枪。

3月24日，凌晨，阿枪斯克小堡的哥萨克被在堡墙上站岗的哥萨克大尉安德柳什卡·伊凡诺夫的喊声叫醒了，只听他喊道：“哥萨克兄弟们！赶快起来，披挂上厚铠甲！”哥萨克只穿着衬衫奔向城墙，但是已经晚了。对小堡的轰击已经开始了。乍开始的一刹那，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哈巴罗夫追述道：“我们哥萨克原来所想的是哥萨克用枪炮从城堡里往外打，简直没有想到博格德汗的军队会用枪炮打我们哥萨克的城堡。”仿佛有人施魔术似的，在哥萨克眼前出现了“博格德汗的军队，全都是披甲骑马的”。进攻开始了，从墙后打了一整天，从凌晨打到日落。中国人从上到下地砍倒了城墙上的三排圆木，猛冲上去。这时，亦失涅公爵喊道：“不要放火烧，也不要砍杀哥萨克，要活捉他们！”通译向俄国人翻译了这句不吉利的话。哈巴罗夫及其部下穿上铠甲，准备殉难：他们祈祷了一阵，彼此告别，然后说道：“哥萨克兄弟们，我们要为耶稣的信仰而死，要维护救世主和圣母以及有灵的尼古拉神的神殿。我们哥萨克忠于君主沙皇，因此，我们要象一个人一样为反对沙皇的敌人而死！只要我们哥萨克活着，就不能落入博格德人之手！”中国人这时已爬上缺口。哥萨克把大炮推进缺口，向进攻之敌开炮：

与此同时，其他炮和枪也从上面，从城里打起来。中国人抵挡不住，急忙躲开缺口。哥萨克利用这一机会，冲了出来。城里留下了五十人，其余披挂铠甲的人扑向敌人，夺了敌人的两门大炮，打死许多人。中国军队支持不住，掉头逃跑了。中国人被完全击溃，据哥萨克统计，好象“一下子”打死六百七十六人，而“哥萨克军”只有八个人战死，七十六人受伤，受伤者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哥萨克获得的战利品计有大炮两门、旗帜八面、快枪十七支以及全部辎重：八百三十匹马和粮食储备。哥萨克自己对所发生的事实也难于置信。真是“天护神佑”，他们说：“我们的军力使中国人觉得无法计算。”他们有意把自己偶然的胜利说成是奇迹。俘虏们遭受了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个是中国南方出生的人，中国南方当时组成了一个不从属于北方的国家，俄国人把那里的居民（内地的中国人）和在北方掌权的满人（博格德人）区别开来。他极言故乡的富庶，他说他的故乡出产金银、宝石和各种绸缎，而在河川的贝壳里可以找到珍珠；工业很发达：用丝可以做绫罗绸缎和天鹅绒；而且还种棉花，用棉花织大红布。

在中国人从阿枪斯克城下退走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寂静，没有一个异族人出现在眼前。然而，哈巴罗夫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给雅库次克写信说：“不知道我们将在何处过冬，在达斡尔土地上哪里也不敢停留，因为该地离中国土地很近，会有大军携带枪炮袭击我们……而为数如此少的人要占领中国领土实不可能，因为那里土地上人很多，并且有枪炮。”因此，哈巴罗夫遂于1652年4月22日，把自己的船只装上索具，溯流返航。在三一节^①前夕，他同沿阿穆尔河下驶寻找他的捷连季·叶尔莫林相遇了。

叶尔莫林打发纳吉巴走后，为了等候留在连水陆路上的存粮

^① 三一节(Троицын день)，正教教会的一种节日，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译者

运来，在冰排流过之后，等了十天，便去追赶纳吉巴。在路上他窥探到一个人口很多的乌卢斯，又施展惯技，在夜间进行了偷袭，捉了若干俘虏。其中有当地酋长托延奇的妻子和小孩；托延奇率众来见叶尔莫林，他“忠诚地问候”国君陛下，并按照自己的信仰发誓，他答应一定缴纳实物税，先送来三十二张貂皮作为开端。从跟哈巴罗夫相遇时起，两支队伍便合并起来，开始协同活动。

叶尔莫林对他派出去先行的纳吉巴的命运非常耽心，因此第一件事便是向哈巴罗夫打听纳吉巴的下落。哈巴罗夫回答说：“我和我的队伍都没有看见那些军役人员，他们同我们错过了；只是后来听当地居民对我们说，有一些哥萨克顺流而下寻找我们。我们和他们是松花江附近的某个地方错过的，而他们留下的短筒，我们是在松花江口往上一点的地方发现的。”叶尔莫林及其同伴请求准许他们到下游去寻找纳吉巴，但是哈巴罗夫一口拒绝，并且说：“事情是国君托付给我的，而不是托付给你们的！”其实，他还有自己的理由，因为他从当地居民那里获悉，在松花江口驻有大量的军队，整个地区的人都已集结在一起，连中国人算在内，仿佛总共约有六千人。被俄国人捉住的一名间谍经拷问供认：“我们在那里等着你们，并打算：一旦哥萨克从上游或从下游航行而来，我们就把他们引诱到岸边，就地打死；但是没有等到顺流而来的哥萨克，却看见你们扬帆而过，因此派我来侦察，因为原打算：如果哥萨克在此停下来过冬，修建城堡，我们就集合队伍一万余人，将其一举歼灭。”无论拷问他多少次，他总是说：“约有一万军队要来袭击你们，并携带大炮和火枪。”

这一情报迫使哈巴罗夫小心从事。哈巴罗夫让纳吉巴听任命运摆布，而自己则继续溯流而上，沿途不断袭击岸边村落，捕捉俘虏。当他们驶近在哈巴罗夫手里作人质的图隆恰酋长的城堡时，酋长的儿子带领奴仆送来了七张貂皮和七头公牛作为实物税，但

是该城的“贵人”没有一个人登临俄国船。哈巴罗夫枉费心机地通过通译说服达斡尔人：“向国君缴纳全部实物税，你们就可以在自己原来的游牧地安居，不必担惊受怕！”但是，甚至没有一个人靠近他们。他们企图说服当地人给捷连季·叶尔莫林提供向导，同样也没有成功，捷连季·叶尔莫林奉弗兰茨别科夫之命应前往中国。他们希望得到向导，而在一个地方白白呆了整整四个礼拜；哈巴罗夫责备图隆恰也没有用：“你的人为什么不愿意给捷连季当向导，领他去见顺治汗？”图隆恰回答说：“他们怎能领他呢？中国人刚跟你们打了仗，你们打死了许多中国人，而且目前万余中国大军正要来打你们。如果我们的人将捷连季及其同伴领去，万一不放他们回来，你们会因此把我们打死。”

哈巴罗夫一无所获，乃继续航行，于8月4日在阿穆尔右岸、结雅河口对面的考库列伊酋长的乌卢斯上岸。哈巴罗夫在这里问自己的哥萨克：“我们在哪里建城好呢？”大部分人表示完全同意动工建城。他们说：“哪里合适，哪里更有利于国君，我们就在那里建城。”然而，据哈巴罗夫讲，他们之中也有不肖之徒违背誓言，这种人孜孜以求的是巧取豪夺，发财致富。这些恶人的头目是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十人长科斯季卡·伊凡诺夫，他是偶然加入远征的，跟他同谋的近百人。在三只船上发生了哗变。哗变者拒绝参加共同事业，拔锚而去。船上那些不愿与之伍的人被捆住不放；然而有几个人穿着衬衫跳入水中，泅水游到哈巴罗夫那里。哈巴罗夫和忠于他的哥萨克乘船驶近离开的船，并说服他们的旧伙伴留下来，矢忠国君。但是对方却回答说：“我们既已离开，就再也不会接近你们了！”并且还以嘲笑的口吻宣称，他们往后不同意“吃青草，喝清水，用自己的脑袋”为国君效劳。然后，科斯季卡·伊凡诺夫及其同谋把一门炮扔到岸上，把另一门扔到水里，带上军旗、火药以及其他公家的东西，沿阿穆尔河顺流下驶。总共有一百三十六人

离开了哈巴罗夫，而留下来跟他的只有二百一十二人。

第二天便得到了哗变者活动的消息。当地的酋长们带着实物税前来，他们派奴隶送来一百张貂皮，但是自己不敢到俄国人跟前来。哈巴罗夫通过通译召唤他们，并说服他们把捷连季·叶尔莫林送往中国，将后者托付给他们，但是酋长们回答说：“我们怎么敢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骗人！有个通译告诉我们说，你们想捉住我们，他向我们讲了实话：他叫我们全体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都离开；就在目前，你们的人还向下游驶去，毁灭我们的土地。你们还派什么使者！我们绝对不到你们那里去，也不去送你们的使者。”

哈巴罗夫在那个地方呆了一个半月，不断地四出袭击、劫掠。他在八月写道：“夏天，我沿着那条阿穆尔河航行，号召异族人归顺国君陛下，对不服从、不归顺者消灭之；而在冬季来临前则扬帆下行。”

秋天，哈巴罗夫的确往下游漂流。他想赶上离他而去的哗变者，强迫他们回到他的管辖之下。后者一路上蹂躏、摧残基里亚克人，捕捉人质，并在基里亚克人的土地上建造带塔楼的城堡，砍木为墙，撒上碎石。他们盘踞在城堡里，打算向被他们征服的基里亚克人征收实物税。9月30日，哈巴罗夫来到城下，伊凡诺夫及其同伙生怕他“下毒手胡闹”，乃采取了防备措施；于是哈巴罗夫开始对敌人的堡垒进行正规的围攻：紧挨着一条大道修建了一个不大的冬营，修了一个炮座，把大炮推上去。哈巴罗夫没有让前来缴纳实物税的基里亚克人走近城堡，他下令将他们赶走。通译对野蛮人说：“你们这些大老粗是来向强盗纳税吗？我们要消灭强盗，还要把在强盗那里作人质的你们的酋长绞死！”显然，哈巴罗夫对自己原来的伙伴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他发现这伙人是他征收实物税的竞争者。

哈巴罗夫将冬营修建好以后，就开始轰击城堡，从上午时分用

枪炮打到傍晚。然而轰击并未获得任何重大效果，于是哈巴罗夫下令制造盾牌，准备进攻。被围者意识到处境危殆，又看到敌人在进行军事准备，于是彼此商量后，乞求胜利者开恩，愿在不打死、不抢劫他们的条件下投降。然而，在他们投降后，哈巴罗夫立即给主谋者带上镣铐，将其余的人用笞杖毒打，有些人甚至被毒打致死，而将他们的财物攫为己有。他下令将城堡拆毁，用作薪炭烧掉。

哈巴罗夫在其冬营里度过了冬天，并继续不断地抢劫当地居民。然而，他对基里亚克人的一个大乌卢斯进行的袭击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为此，他野兽般地整死了给他们充当向导的基里亚克人质明格尔楚酋长：将他劈为两半。这是全基里亚克土地上受人尊敬的年老长者，他被打死后，异族人闻讯，群情怫然。

当1653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哈巴罗夫将自己的冬营毁掉，又溯阿穆尔返航，捉走了基里亚克人质。基里亚克人又哭又喊地乘船跟着将他们的同族运走的俄国船只。哥萨克一路上破坏基里亚克人的乌卢斯和渔场。

总而言之，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劫夺、破坏虽然持续了三个年头，但是仍然谈不上已经稳固地征服了这一地区。夏天，沿阿穆尔上下航行，冬天从临时修建的小城堡里征收实物税，这实际上就是志愿者在达斡尔土地上的活动。很明显，哈巴罗夫及其自由逃民能够顺利地进行毁灭性的袭击，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他们不会，而且可能也不想去着手管理已侵占的地区。莫斯科方面也明白这一点。

8月，哈巴罗夫及其部下驻扎在结雅河口，这时，从莫斯科派来了贵族德米特里·季诺维耶夫。他给全军及其首领带来了沙皇恩赐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所建树的功勋。他同时并宣布，他奉命察看整个达斡尔土地，并查办哈巴罗夫本人。换句话说，远征的组织者已被剥夺了指挥权。这种转折是商界人士控告弗兰茨别科

夫和哈巴罗夫专横暴戾的结果。哈巴罗夫得知，弗兰茨别科夫本人，他的经常的靠山和分沾他事业利益的参加者已被革职，交法庭审判。哈巴罗夫没有马上让位。他要求季诺维耶夫出示据以把他撤职的圣旨。季诺维耶夫勃然大怒，将他毒打一顿，并揪掉了他的胡子。这时，队伍中不少对哈巴罗夫心怀不满的人纷纷控告自己的旧头目。于是，季诺维耶夫将哈巴罗夫几乎象押囚犯似的解往莫斯科。行前，季诺维耶夫任命军役人员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他的职务担任总管，并打发捷连季·叶尔莫林出使中国，委托托延奇酋长的兄弟们照顾他；可是，后来俄国人在当地居民的帐篷里发现了属于叶尔莫林及其同事的遗物，根据这些遗物，他们得悉叶尔莫林及其同事已被阴谋杀害。

季诺维耶夫料理完阿穆尔河上的事务后，带着哈巴罗夫前往莫斯科。路上，他对待哈巴罗夫就象对待罪犯一样，没收了他的全部虏获物，价值一千五百卢布的皮袄和貂皮袍，并夺去了他在战斗中捉的俘虏。但是，到了莫斯科后，不仅宣告哈巴罗夫无罪，而且季诺维耶夫差点没有因为自己擅自处理而受到惩罚，他还必须将哈巴罗夫的财物全部归还。然而哈巴罗夫却未能再回到阿穆尔。他被敕封为军役贵族，奉命管辖伊利姆斯克县的几个村庄。显然，商人的控告，他同伴的告密起了作用，而政府褒奖哈巴罗夫是为了鼓励其他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同时，政府认为停止他原先的职务，不让他继续参加在阿穆尔的事业是必要的，因为他在那里烧杀掠夺，残酷蛮横，使事业蒙受了不少损失。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哈巴罗夫的靠山德·安·弗兰茨别科夫的命运也决定了。由于他托人说情，终于得免于刑事处分，但是他在雅库茨克督军任内自己购置的一部分财产仍被没收。

第四章 哈巴罗夫军队的厄运

季诺维耶夫临走的时候，任命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被捕的哈巴罗夫的位置，但是斯捷潘诺夫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接受了硬加给他的这项任命的。他意识到落在他肩上的任务的所有困难。繁荣的阿穆尔沿岸经过最近几年的袭扰之后，已被洗劫一空，居民四散。田地荒芜，无人耕种。那些幸免于浩劫的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根据中国皇帝的命令从阿穆尔左岸迁到了右岸，迁入了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当局发动的这次居民迁移使俄国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没有地方能够弄到粮食。听说松花江上盛产粮食，斯捷潘诺夫便在季诺维耶夫走后，于1653年9月对松花江进行了袭击，满载着从地里割下的庄稼，回到吉切尔人土地上过冬。但是，第二年中国人在松花江江口附近修筑了堡垒，防阻俄国人，因此，第二年春天俄国人又想“为了获得粮食”而进行袭击，乘帆船沿松花江溯流而上时，在这里遇到了中国的“强大兵力，中国军队装备着整齐的火器”，携枪带炮；一部分中国军队乘着船，骑兵在岸上驰骋；队伍分编成连队，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独特颜色的旗帜，制服的颜色同旗帜一样。这些排成五颜六色的横队的士兵以及飘扬在他们头上的白、黑^①、红、黄旗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战斗打响了。装备有精良的远射程炮的中国炮队从岸上土堤和土筐后面向俄国船开炮。哥萨克只有三门炮，而且质量低劣。然而，他们击退了中国人，把后者从船上撵到岸上，中国人上岸后就藏进了

① 按应为蓝色。——译者

堑壕。俄国人从大船改乘小船，试图登岸并一举攻克设防的中国营寨。中国人从土堤后面将俄国人挡回去，哥萨克在冲击中有许多人挂了花。他们的火药与铅弹已不足以再继续进行战斗。于是，没有弄到粮食便从松花江返回阿穆尔河。

斯捷潘诺夫在库马拉河^①口修筑一座城准备过冬。筑城工程极端困难，时值严寒，因此须将冻结一俄丈深的土地砸开。城堡筑在土堤上，四周围以竖立的双层木桩，权作城墙。城角筑扶壁；四周挖一宽二俄丈，深一俄丈的壕沟；壕沟外面围插上木“刺障”，而在木刺障外面再围上一层铁刺障，这种铁刺障是用箭头做的插在地里的暗障，敌人企图逼近城堡时，便会被刺伤，这是一种铁刺障碍物；在木刺障上还安设了防护板。城墙从下到上开有射击孔；而为安全计，在两层木桩之间填满了土，以防御轰击。在城内，为了防备围城，掘了一口井，连着井又修了四条斜沟，通向四方，以便一旦敌人试图烧毁木结构工事时，从井内引水灭火。此外还安设了高架支着的巨大的铁容器，里面盛着夜间照明用的树脂，以备夜间敌人冲击时，能够望见城外的敌人；还修筑了安放大炮的炮座；最后，准备了可以推掉敌人的云梯和盾牌的长杆以及其他在击退敌人进攻时通常使用的设备。这样，一切防御措施都已就绪。对库马拉堡的回忆保留在下面这首歌颂哥萨克的古老的西伯利亚歌谣里：

围绕着库马拉城堡，
挖掘了深深的沟壕，
筑起了高高的土墙，
安放了拒马，
设置了刺障，
照明的树脂也准备停当。

① 即呼玛尔河。——译者

预防措施不是多余的。1655年3月13日，有二十人出城，准备伐木造船，但是正如歌词所说的那样，突然：

从远处，从洁净的田野，
从茫茫无际的天涯，
从松花江上的山岭之巅，
从白石山后面，
从深涧那一边，
博格德的大旗
突然闪现；
旗帜遮天盖地，
军队排山倒海；
博格德的将领
率领着可恶的士兵，
向着库马拉城堡
蜂拥前进，
象春水漫过草地，
把库马拉团团围困。

在树林里碰上中国人的哥萨克被打死了。城堡里的军役人员为了援救这些哥萨克曾进行了出击，试图把他们抢回来。他们将中国人打死不少，但却没有成功。

在库马拉城下驻着一万名中国正规军队，装备着各种火器，携带着大炮和火绳枪，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为标志分编成连队。在歌词中还描写了中国军队的长官要求哥萨克投降的情景：

博格德的将领
跨上他的骏马，
绕着库马拉堡驰骋，
有如乌鸦在飞行。

他大声宣称：

“我要赏赐你们金银，
还有温柔的姑娘，
美貌的女人！”

哥萨克拒不投降，回答如下：

哥萨克守在城堡里，
不会屈膝降敌，
他们高声大喊：

“博格德将领你转回去！
从库马拉城堡快撤离！”

中国军队在高踞于城堡之上的山冈上构筑了工事。中国人从他们所占领的高地上用十五门炮轰击城堡，并射出火药箭，企图纵火烧城。轰击不停地持续了一天一夜。3月24日夜，中国人同时从四面八方对城堡发动了“密集攻势”。敌人临近城下；刺障旁边已经飘扬起他们五颜六色的旗帜。为了攻城，他们弄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器具”，运到城堡前的有：装有火药的长袋（这种长袋有车轱那么粗，长十五到二十俄丈，看来是用于爆炸城墙的）、铁钩竿和装有车轮的云梯，云梯上带有往墙上固定用的铁钉和木棒；用马车运来了纵火用的木柴、树脂和干草；装有防护板的四轮马车驶近城堡，车上装满了攻城用的各种工具，此外还有一个有点象“插有长矛的城堡”似的东西。进攻持续了一夜。哥萨克从城墙高处和“扶壁”上进行抵御回击。

而哥萨克
有三门铜炮
和长銃火枪。
三门炮一齐轰鸣，
火枪也爆发巨响。

中国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抵抗震动了一下。哥萨克乘机出击，打死许多敌人，夺得两支火绳枪，捉了几个受伤的俘虏。凌晨，中国人扔下装火药的袋子和炮弹退走。他们损失惨重。

可恶的博格德士兵，
象七月的苍蝇，
被哥萨克打得溃不成军。

中国人夜里偷偷走到城下，捡走了自己人的尸体，然后按照他们的风俗，在自己的军营里将尸体焚化。在攻城的尝试失败后，他们在离城三百五十俄丈的营盘里构筑工事，并开始了正规的围攻：断了水，毁坏了留在岸上的船只，不让任何人出城，白天黑夜向城堡进行猛烈的轰击。被围的人处境恶劣；他们斋戒祈祷，宗教的热忱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贪婪地捕捉着各种神奇的传闻。

然而，轰城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效。4月4日，在围城三个多礼拜以后，中国军队事先将弹药扔到水里并烧掉沉重的铠甲后，开走了。“博格德兵力”的撤走在哥萨克看来真是一桩咄咄怪事。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写道：“博格德人看见上帝降凡，因此感到恐惧和战栗啊！”歌谣中唱道：“博格德将领，离开城堡，逃之夭夭”，并且发誓永不再来：

天哪，可别叫我们再来！
在光荣的阿穆尔河上，
已经筑起了堡垒，
而且筑得坚固异常！

哥萨克获得的战利品计有七百三十枚炮弹（每枚炮弹重一俄磅半多）和大批火药箭，箭上有中文题字。

然而，胜利并没有改善哥萨克的处境。这一地区已被俄国人的蹂躏暴行所破坏，被劫掠一空，剩下的居民迁入中国领土；粮食吃尽，火药和铅弹的储备也已告罄。1655年6月，斯捷潘诺夫给

雅库次克的报告中写道：“军中粮食现已颗粒无存。我们现在住在库马拉堡，困苦异常，每日以草和树根充饥；而粮食储备在被围期间早已吃尽……饥寒交迫，一切都感匮乏，国库的火药在伟大的阿穆尔河上也已用尽，因此无法保卫城堡、皇上的财产和我们自己的生命；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许多博格德的各种军人，有许多隶属博格德政权的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不让臣仆等在任何地方长居久留。”常常不得不困守在城里躲避异族人经常的侵犯。粮食是抢劫来的：每年夏天都要进行袭击，“经过殊死搏斗”从地里抢夺粮食。斯捷潘诺夫写道：“我们在夏天东奔西跑，而我们的人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况且他们各种军人都配备有整齐的火器：大炮和火绳枪。”处在经常危险之中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在全军情绪上也有反映：开始了不满和争吵，许多人不再听从斯捷潘诺夫，并以离开他，去自谋生路相威胁；据斯捷潘诺夫说：“由于他们的哗变，生活更加困难，简直不能忍受了。”

由于莫斯科政府怎么也作不出对阿穆尔的任何肯定的决定，处境的困难加重了。如我们所知，哈巴罗夫虽然受到恩宠，但是他已完全被剥夺再到达斡尔土地上参加活动的可能性。起初，政府想装备一支几千人的大军去征服阿穆尔沿岸地区，但是当得悉由于向达斡尔人征收贡赋而与中国人发生齟齬的消息后，与强大的中华帝国作战的前景使莫斯科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在同中国的关系尚未澄清之前，显然光征服这一地区还不够；为了保住所侵占的领土，今后还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驻防军驻在阿穆尔沿岸诸要塞，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很高的。所有这些想法使政府放弃了立即征服阿穆尔的最初计划。代替这一计划的是命令前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巴什科夫在阿穆尔的支流——石勒喀河的上游，在涅尔查河畔兴建一座城——未来的涅尔琴斯克^①，打算从那里逐

^① 即尼布楚。——译者

步征服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莫斯科政府虽然回避了在达斡尔地区的困难的军事任务，但是仍然不想放弃由于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的统治而到手的暴利，因而鼓励各色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前去远征，向那里的异族人征收实物税。政府实际上对所有这些志愿人员没有给予任何帮助，但是也不想阻碍他们去干自己的事业。

显然，哥萨克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阿穆尔河上站稳脚跟的。诚然，在西伯利亚的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批批冒险家：有的加入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一伙，有的则冒着各种危险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掠夺。例如，有一次为数三十人的这样一批冒险者被基里亚克人全部消灭，一个不剩。斯捷潘诺夫的哥萨克常常在当地居民的帐篷里发现被打死的同胞的遗物，而在深水河区还发现被焚烧、砍坏的俄国船。也有一批人加入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的队伍，这支队伍加上这些新参加的志愿人员逐渐达到了五百人左右。

尽管条件恶劣，队伍在夏天还是继续沿着阿穆尔到处奔波，主要向基里亚克人征收实物税，因为其余的当地居民已大批迁走，而冬天则在设防的库马拉堡度过。很明显，这一小伙哥萨克在属于邻国属地的河流上作威作福只能是暂时的。1658年6月30日，由四十七艘船组成的人数众多的中国舰队满载着大批“火炮”、其他大炮和小火器在松花江口附近攻击俄国船只。中国人开炮轰击，一阵猛烈的炮火将哥萨克从船上轰到岸上，将他们彻底打败。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本人及其部众二百七十人或者阵亡，或者被俘；有的人变节，未经战斗便向中国人投降。只有一艘载着五十七个人的船得救，这艘船不知怎么逃脱了敌人。当时正在松花江上打仗而没有参加这里战斗的一支队伍幸免于难。那些得以逃脱中国人的哥萨克都加入这支队伍。于是组成了一支二百二十七人的队伍，哈巴罗夫的外甥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

被推选为头领。这支队伍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尚未被中国人征服的阿穆尔下游一带抢劫、征收实物税。这时，正在涅尔查河上兴建城堡的阿法纳西·巴什科夫派人来召唤他们，但是他们夺去了使者的粮食储备，然后便驶往大海去“抢劫”。在海上他们又被中国人袭击，被彻底击溃，只有不多几个人幸免于难。这才不得不作回家的打算。一小部分人留在库马拉堡，打算靠烧杀抢掠勉强度日，其余的人去找巴什科夫。他们不清楚他在哪里；以为他在阿尔巴津定居，于是便前往阿尔巴津；但是在阿尔巴津什么人也没有找到。然而，他们看见有编成木排的和零散的建筑木材从上游漂下来，这使他们相信，巴什科夫的确是在不远的某个地方兴建城堡。他们继续取道土吉尔连水陆路往前走，但是哪里也找不到巴什科夫及其部众的足迹。在连水陆路上，他们粮食不足，饥饿难忍，以蘑菇、野果、树根、青草等勉强过活。最后，在经过长时间的苦难之后，到达了伊利姆斯克堡。

至于留在库马拉堡的哥萨克，则由于粮食缺乏而被迫离开了阿穆尔河。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巴什科夫，后者收留他们在他那里供职。但是自由自在和纵酒放荡的习惯发生了作用；他们偷光了巴什科夫部属的东西，便去抢劫石勒喀河上的官船。

由哈巴罗夫开始的对“达斡尔地区”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

第五章 阿尔巴津城堡

自从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覆灭之后，阿穆尔河上的冒险受到遏止。政府觉察到，依靠在东西伯利亚的为数甚微的兵力，实难在这条注入太平洋的伟大河流的肥沃两岸站稳脚跟。俄罗斯人放弃了迅速占据阿穆尔的想法，着手在石勒喀河上游巩固阵地，他们在那里奠定了涅尔琴斯克城，然后由此再小心翼翼地慢慢准备向东南方进一步推进。在阿穆尔河上建筑的城堡，尽被抛置不顾，让它们听天由命。它们或者衰落下去，或者被中国人夷为平地。然而，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中间，仍保留着对于“第二勒拿河”的生动回忆。关于在阿穆尔河上获得第一批战果的英雄业绩，诱引起人们的遐想，而关于获利丰厚的传闻，激发了人们的贪欲。对于一切追求冒险、追逐暴利的人，对于一切尚未在新领土上牢牢定居和还不习惯于定居生活与辛勤劳动的“流浪汉”，对于来历不明、前途茫茫的好汉，一句话，对于那些当时在新征服的边疆为数甚伙的流动性极大的人们来说，阿穆尔河仍然是可以大显身手，建立业绩，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的乐土。

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死后七年，阿穆尔河上又出现了一个不大的匪帮。这是一伙逃避罪责和惩罚的逃犯，为首的是流放犯——波兰人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尔尼戈夫斯基。切尔尼戈夫斯基还在1638年就随同其他波兰战俘一起，来到了西伯利亚，俄国政府不敢把这些战俘留在中部各省。切尔尼戈夫斯基也和他的许多在西伯利亚报名戍边的同胞们一样，也在此地应募供职。他先是在叶尼塞斯克服役，后来转到了伊利姆斯克。西伯利亚的

生活和职务的条件本身使军役人员们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胆量越来越大，他们觉得自己远离莫斯科，可保本身无虞，很少把自己的顶头上司——督军们放在眼里。而督军们也只是偶尔到西伯利亚各城市略事逗留。切尔尼戈夫斯基终于和伊利姆斯克督军拉夫连季·阿弗杰耶维奇·奥布霍夫发生了龃龉。奥布霍夫残暴地迫害、盘剥自己的属下，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公愤。据说，督军侮辱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妹妹，从而招致切尔尼戈夫斯基的报复。1665年7月，切尔尼戈夫斯基和奥布霍夫在基连加河上偶然相遇。当时，每年夏季在这条河上通常总有繁荣的集市。赶到这个时候，大批从雅库次克前往俄罗斯的商人和猎人都聚集此地。他们带着从西伯利亚取得的毛皮返回故乡。军役人员也相率来此。因此，督军便从伊利姆斯克来到这里征收捐税，料理诉讼案件。他到基连加河来，意味着将要横征暴敛。大家对此痛恨万分，因此，爆发了一场惨变。7月25日夜，当督军正准备启程返回伊利姆斯克时，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子弟和其他心怀不满的人，闯上督军的座船，杀死了他。据某些资料记载，暴动的结果是商铺遭受了洗劫和捣毁。嗣后，切尔尼戈夫斯基决定偕同主要的同谋者逃往阿穆尔河，认为在那里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一路上，他的匪帮补充了其他追求冒险的人，总数达到了八十四人。逃跑过程中，有十五人被通古斯人打死。入冬前，切尔尼戈夫斯基来到了土吉尔连水陆路，然后沿冬季道路到达阿穆尔河，在阿尔巴津的墟址停下。切尔尼戈夫斯基急忙修复阿尔巴津。在岸边城堡的旧址上建成了一座长十八俄丈、宽十三俄丈的四角方城，四周围以木墙和两俄丈宽的壕沟。在靠陆地那一侧的墙上，修起了一座高塔楼，塔楼下开辟了一座出入的城门。塔楼的上层是议事房，房上安设哨岗，从那里可以监视敌人靠近。在临河的那一侧，修建了两座带有住房的塔楼。后来，在城里增建了粮仓和带钟楼的教堂，而当开始有商人前来阿

尔巴津之后，又盖起了进行交易的店铺。军役人员的住处位于城外，护以拦马栅和六排刺障。此后不久，根据哥萨克自己的意愿，在阿尔巴津附近建筑了一座斯巴斯基修道院。切尔尼戈夫斯基匪帮逐渐扩大，新入伙的人不断增加，到1670年，人数已达到一百零一人。此外，还有几户农民自涅尔琴斯克迁来此地，他们在阿尔巴津塔楼的掩护之下，开始耕种肥沃的土地，每年都获得特大的丰收。

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哥萨克在阿尔巴津巩固了驻地之后，他们便开始抢掠和征服周围的异族人。强盗们不仅抢劫附近地区，而且还常常袭击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宁古塔的汉人和满人在1669年惊惧地看到了这些来自“逻车国”的“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的人。俄国的武器，“人皆畏之”，尤其是因其形状相似而被中国人称为“西瓜”的炸弹，更令人恐惧。这种炸弹“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①强盗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从土著居民手中强抢貂皮。宁古塔居民惊恐万状。将军立即驰奏博格德汗求援，并将本城周围的流放犯人尽皆武装起来。然而，抢掠者安然返回驻地，他们把一部分掠得的赃物，佯称是从土著居民那里为沙皇征得的贡物，送往涅尔琴斯克，以备发生意外时，可用以表示他们仍把自己算作莫斯科沙皇的臣民。

切尔尼戈夫斯基的袭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抗。当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抢劫的尝试未能奏效之后，1670年夏，一支中国舰队出现在阿尔巴津城下，接着，又派来了骑兵与之会合，并开始围攻。切尔尼戈夫斯基在城堡周围修筑了木障壁，在城内坚守。然而，十分清楚，若是没有国家的资助，我们的强盗是没有能

^① 引号内的话皆系引自清吴振臣著《宁古塔纪略》。——译者

力立足于阿穆尔河上的。因此，在1671年，他们决定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请求大赦。这样，政府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属下谋害督军，不能不治罪；另一方面，恢复阿尔巴津和重占阿穆尔河，又理应受到褒奖。最后，政府十分顺利地摆脱了窘境。1672年3月15日，颁发了上谕：切尔尼戈夫斯基及其十六名最亲近的同谋者被判处死刑，参预暴动的其余人等，被判以鞭笞和砍断一只手臂。但是，一天之后，即3月17日，为纪念沙皇的命名日，沙皇开恩撤销了所作的判决，而罪犯们也就大受封赏：切尔尼戈夫斯基被任命为阿尔巴津总管，他的部队得到了二千卢布的薪饷。

从此以后，阿尔巴津的居民数量迅速增长起来。根据阿尔巴津哥萨克的意愿，在城郊修建了斯巴斯基修道院。耕农在此地定居，到处出现了小村庄和耕地。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叶，阿尔巴津县的农民已达到了三百多人。听到此地盛产貂皮的传闻，一些商人和猎人云集阿尔巴津，城内修起了商铺和货栈。阿尔巴津的城防部队也逐渐扩充，有许多俄国的“流浪汉”、猎人和受过洗礼的异族人迅速地补充了进去，在阿尔巴津的哥萨克中间甚至有一名受过洗礼的中国人。哥萨克从阿尔巴津继续积极地向阿穆尔河中游的土著居民征收实物税，并在结雅河及其支流昔林察河上建立了几座新城堡。

按规定，阿尔巴津应隶属涅尔琴斯克管辖。但是，因为阿尔巴津地处边远，更主要的是在阿穆尔河上为皇家服役的特殊性质，使得阿尔巴津哥萨克得以在阿尔巴津为所欲为，自行其是。他们仿佛是一个小共和国，一应事务，都“按全体阿尔巴津哥萨克的决定”办理。他们身居与中国接壤的辽远边陲，很少而且不能按时得到薪饷，因而他们也不肯心甘情愿地听从主管他们的涅尔琴斯克督军们的命令，他们进行一切活动都是甘冒风险、自行负责的。他们不止一次地拒绝接待从涅尔琴斯克派来的官长；擅自从自由人

中招募同伙；甚至向野蛮人征收到的实物税，他们也不愿送往涅尔琴斯克。有一次，涅尔琴斯克的一个军役贵族奉命来结雅河征收贡赋，哥萨克们竟夺去了该军役贵族征到的貂皮，并且对他说：“不许动这些貂皮，在接到指令以前，不许你离开阿尔巴津堡，我们不允许你把这些貂皮带回涅尔琴斯克去。”后来又说，他们将把贡税直接送往莫斯科。这个事实上不承认任何政权的、半盗匪式的共和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鉴于阿尔巴津哥萨克桀骜不驯，涅尔琴斯克督军费奥多尔·沃耶科夫于1682年初派遣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前往阿尔巴津，要求交出国库的貂皮。但是，哥萨克得知他没有把薪饷带来以后，就拒绝服从他的命令。4月5日，他们“蛮横无礼地”闯进他的住处，强行带他到哥萨克中间去；向他索取四千卢布的薪饷，建议把皇家的貂皮变卖，把所得的钱充作薪饷发放。哥萨克们对督军的儿子讲了许多威胁、侮辱的话。“等我们沿阿穆尔河下驶，到阿姆贡河^①去的时候，你给我们当厨子！”——哥萨克马克西姆卡·斯托尔鲍夫喊道。其他人没有制止他，只是以嘲笑的口吻对小沃耶科夫说：“我们不袒护这个混蛋，我们也不教训他；他干了什么事，你可以按皇上的旨意处置他！”此话说起来容易，办到实难，因为阿尔巴津全体军役人员互相之间早已作了“个人保证”，不许互相向费奥多尔·沃耶科夫出卖。事情大有从谩骂转向动手打人的趋势，小沃耶科夫身处“哥萨克中间”，不仅备受种种侮辱，而且有被杀害的危险。

在儿子走后，老督军也亲自跟着来到了阿尔巴津，试图索还皇家的貂皮。抵达阿尔巴津后，他来到议事房，破口大骂哥萨克，说他们是土匪和逃犯，说他们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斯捷潘·拉辛^②的

① 即恒滚河。——译者

② 斯捷潘·拉辛是1667—1671年反对沙俄封建农奴制压迫的农民战争的领导者，是顿河哥萨克。——译者

一伙。同时，他宣布，只有组成城防部队的主要部分的一百人，才有权领取薪饷，其余非法招募到的人，应该予以遣散，即使他们到博格德汗那里去，也无不可。尽管费奥多尔·沃耶科夫语气强硬，但他已身陷阿尔巴津的贼巢，因此，感到自己远非安全无虞可言。为预防发生不测，他住在城外斯巴斯基修道院里，从那里同哥萨克进行谈判，索取被他们扣留的貂皮。哥萨克不肯交出貂皮，回答督军的只是恳求发放皇上赐给他们的薪饷。“皇上赐给我们阿尔巴津的薪饷是二千卢布”，——他们说，——“而你却从中提出一千卢布分给了涅尔琴斯克的军役人员，发给我们阿尔巴津的只有一千卢布。”约有四十名哥萨克的一群人到修道院来找沃耶科夫，要求他：“给我们五百卢布，我们就把皇上的貂皮交给你。”督军派几名商人进城去说：“只要把貂皮给我，我就向商人借钱，给你们五百卢布的薪饷。”哥萨克回答说：“让费奥多尔亲自来取貂皮，把钱也随身带来。我们可以把貂皮给他，然后，还可以对他以礼相送。”别无他法可想，只得去赎买皇上的貂皮。督军借了三百卢布，自己又添上二百卢布，亲自进城将钱交给哥萨克，哥萨克这才交还了貂皮。之后，哥萨克要求督军把自己的儿子安德烈留在他们那里充当首领，意欲把他作为人质；他们几乎用暴力把他从修道院里他父亲身边劫持出来。哥萨克公开扬言：他们打算抢劫商人，武力劫持安德烈·沃耶科夫，然后沿阿穆尔河下驶，前往大海。沃耶科夫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同意将儿子留在阿尔巴津。于是，哥萨克就对他声称：“我们不接受涅尔琴斯克的军役贵族和哥萨克到阿尔巴津来发号施令（作长官），我们不愿受他们管辖；你下令指定阿尔巴津哥萨克中的一个人作我们的长官吧！”沃耶科夫也被迫同意了此事。他建议他们自己从同伙中推选总管，然后，批准了所选出的哥萨克十人长伊凡·沃伊洛什尼科夫。哥萨克又逼他同意了向阿姆贡河的远征。督军离开阿尔巴津时，怒不可遏地说：“这是座贼堡，是一

群强盗建立的。应该把教堂拆毁，把城堡烧掉！”他让那些控告阿尔巴津哥萨克暴行的猎人和农民用长矛和马刀刺杀这些哥萨克。他说服在归途中遇到的缴纳实物税的通古斯人，要他们越过阿尔巴津，直接向涅尔琴斯克缴纳实物税。督军告诉他们：“不要到阿尔巴津堡去。那里住的是一群哥萨克强盗。”另一方面，哥萨克深悔不该让督军活着回去。督军走后，他们把督军在阿尔巴津购买的、保存在修道院的粮食储备劫掠一空。他们对督军派来取这批粮食储备的督军手下的一个官员说：“你的老爷不要再到阿尔巴津来收买粮食了！”说完此话又把这个人拖到自己人中间，命他转告沃耶科夫：“告诉你的老爷，要是哥萨克们从结雅河来到我们这里，那时你的老爷恰好赶上在阿尔巴津，如果碰见你的老爷，那么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我们！”

夏季到了，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强盗”决定实现早已制定的远征阿姆贡河的计划。沃耶科夫深恐此举引起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化，从涅尔琴斯克派人来传达命令，宣布撤销他曾给予的许可。可是，这是枉费心机。由六十一名哥萨克和猎人组成的一支队伍，在加夫里尔卡·弗罗洛夫率领下，启程沿阿穆尔河下驶，前往阿姆贡河去了。他们在注入阿姆贡河的一条支流的河口设立了冬营，开始向周围的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同时，按习惯分送给通古斯人诸如小块呢料、火镰、刀、锡、锅、斧、钳等一类的礼物。他们在此地遇到了同样的一批雅库次克哥萨克。这批人是由土古尔堡^①派出到阿姆贡河征收实物税的，一共有六十三人，由德米特里·莫克罗舒鲍夫率领。两队人会合后，开始共同行动，再沿阿穆尔河下行，沿途蹂躏基里亚克人和阿枪人，杀戮甚多。然后，他们又回到阿姆贡河，在此向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武力劫持了通古斯人的人质，

^① 土古尔河在阿穆尔河以北流入鄂毕次克海。不应把它与土吉尔河相混淆。土吉尔连水陆路即因土吉尔河而得名。

最后向土古尔河进发。此时，他们产生了占据土古尔堡的极端荒唐的想法。与阿尔巴津人合了伙的土古尔哥萨克十分怨恨土古尔堡的总管彼得·阿克先季耶夫，他们想收拾掉他，然后到自由的阿尔巴津去服役。然而，当人们弄明白，他们原来不是去向异族人征收实物税，而是去攻打俄罗斯的小城堡时，匪帮便分裂了：一些雅库次克哥萨克（以彼特鲁什卡·卡尔波夫为首，共十三人）拒绝参加抢劫。“叛变的强盗们”抓住了他们，毒打一顿，夺去了他们的武器和火药，以及渔具和分配给他们的俘虏。然后，把他们捆绑起来，双脚戴上木枷，派人手持长矛、火枪监视他们，以防他们向土古尔堡的彼得·阿克先季耶夫通风报信。为了攻取土古尔堡，派出了一支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先头部队。土古尔堡的城防部队，自从德米特里·莫克罗舒鲍夫走后，只剩有五人。先头部队刚刚接近城堡，这支城防部队便叛变，加入了强盗一伙。放哨的哥萨克开了城门，堡里的哥萨克都出城来迎接强盗。胜利者进了城堡，绑缚了彼得·阿克先季耶夫，甚至曾想把他淹死。他们拘捕了人质，捣毁了“官库”，抢光了皇款和总管的财产。此后，加夫里尔卡·弗罗洛夫和莫克罗舒鲍夫便带上土古尔的人质，返回到阿姆贡河上的冬营。土古尔堡有三名哥萨克加入了他们一伙。

强盗们远征的成就就到此为止了。他们所住的阿姆贡河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人当然不能对我们的勇士们在那里横行霸道漠然视之。于是，中国人开始截击个别的小股队伍，毒打他们。哥萨克们甚至没有向阿尔巴津报告自己遭遇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十一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德米特里·莫克罗舒鲍夫。另一方面，彼特鲁什卡·卡尔波夫和他的同伙返回了土古尔堡去见彼得·阿克先季耶夫。这样，曾经一度是人多势众的队伍，这时却人数一天天减少。然而，军役人员们虽然固守在冬营里，却依旧继续征收实物税，而猎人们也仍然行猎捕貂。

10月15日，前此不久曾被哥萨克击溃的基里亚克人和阿枪人袭击了冬营，这些野蛮人聚集了三百多人。他们虽然未能攻下冬营，但是打死了正在捕鱼的六个人，俘虏了缴纳实物税的通古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去了俄罗斯人分配给冬营附近异族人养活的俘虏，而哥萨克们对此已无力制止。此外，加上粮食匮乏，有四人饿死。应该考虑返回的问题了，可是他们不敢回阿尔巴津去，他们怕遇上中国人，因为通古斯人告诉他们说，已经爆发了战争，中国人正在攻打阿尔巴津。这样，他们便不得不取道土古尔堡前往雅库次克，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去负荆请罪。

在距土古尔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伊瓦什卡·戈雷京的军役人员来见加夫里尔卡·弗罗洛夫和他的同伴。此人奉新任土古尔堡总管伊凡·谢波特金的命令前来见他们。谢波特金本人不敢出城迎接他们，因为他还记得他的前任阿克先季耶夫遭到的危险，他“怕死”，所以留在城堡里。这样，伊瓦什卡·戈雷京就自告奋勇，甘冒生命危险，前来试图说服“叛变的强盗”，使他们俯首听命，亲吻沙皇的十字架，交还人质，交出逃亡的雅库次克哥萨克。当时，这些暴乱者已被中国人切断了返回阿尔巴津的归路，本身已陷入绝境，所以戈雷京用“怀柔”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就使他们俯首就范了。加夫里尔卡·弗罗洛夫来到土古尔堡，毫无抗拒地交出了从阿克先季耶夫处抓走的，以及在阿姆贡河上俘获的人质。之后，他本人便动身前去雅库次克。归降之后，队伍就瓦解了：有的留在土古尔堡服役；有的在邻近的乌第堡定居谋生；有的则要求返回阿尔巴津。一部分猎人从土古尔堡乘船，“经由大海”前去乌第堡，认为这要比走陆路近便。弗罗洛夫到达雅库次克时，随行的人总共只剩下了二十八人。

第六章 中国战争

俄罗斯军役人员再度出现于阿穆尔河一事，使中国人深感不安。在中国，自1662年起，临朝的是顺治帝的儿子，康熙皇帝。象康熙帝这样雄武有力的皇帝，自然不能容忍外国人涉足于他认为隶属于自己的领土，尤其不能容忍对他的领地进行抢劫、骚扰。

1681年3月，两名中国军官来到阿尔巴津，向总管亚科夫·叶夫谢维耶夫宣布，在距阿尔巴津骑马约行五日路程的地方，驻扎着三位中国长官，他们是奉中国博格德汗之命而来的，“不知要就何事谈判”，希望与总管晤面。总管因未接到沙皇的谕旨，未敢擅自前去谈判，但是他派遣了五名军役人员随中国人前往，目的只是为了探听消息。费奥多尔·沃耶科夫得悉此事之后，便赶忙派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尤什卡·阿列克谢耶夫去见中国长官，“确实探明情况”。使者于9月归来，带回答复说：博格德汗要求从结雅河口拆除多隆堡，否则将诉诸武力。

后来，关于中国人进行军事准备的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日复一日地传来。10月，有一个达斡尔人来到涅尔琴斯克，他代表遵照中国皇帝谕旨从阿穆尔河迁到脑温江的所有同族，控诉中国人对他们的迫害，表示愿意归附莫斯科君主统治之下。同时，他受所有达斡尔酋长的委托，报信说，中国人正在准备攻打结雅河一带的城堡。关于此事，俄罗斯人从其他方面也有所闻。1682年2月，一个达斡尔人从脑温江来阿尔巴津作生意。他的内兄当时已皈依基督教，改名为伊凡·维耶兹日，已在俄罗斯人处就职，住在阿尔巴津。妹夫受他住在脑温江上的父亲的嘱托，转告他，让他最好呆

在城堡里，不要远离城堡到乡间去，以免被中国人捉去，因为将有博格德汗的大军沿着春天的道路，“在雪地的冰凌上”，开赴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城下。

战争即将爆发的传闻，在结雅河上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同中国商人互市的“买卖市集”上，也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名叫阿尔季涅伊的达斡尔人，当着哥萨克瓦西里·捷连季耶夫的面，按通古斯人的风习，指着日月星辰发誓说：“中国皇上有这种想法：他调集大军，派到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城下。他征集了黑色蒙古人，并按他们的风习，加以封赏，赐给他们彩绸、锦缎、丝绒，还预发了两年的俸银（银锭）。他派了一位大臣到达斡尔人处，命令建造粮船，准备壮马、粮秣，一应军需品也须备齐。在春季到来前，骑兵将先来到此地，这是一大批轻装的蒙古人。其余的中国军队将携带火器、大炮和其他装备，乘船从水路前来。”这一切，他说得十分秘密，并且恳求不要将他的话泄露给中国人和其他达斡尔人知道。类似的话，前来互市的通古斯人也曾说过。

这一切消息，不能不使涅尔琴斯克俄国当局大为惊恐。涅尔琴斯克县所属各城堡的军役人员数量非常之少，而且装备很差。费奥多尔·沃耶科夫向莫斯科上奏说：“启奏陛下，中国军容极盛，臣仆实难以属下区区兵力抵御此等强敌，确保陛下之各城堡安全无虞……居停涅尔琴斯克堡之猎户亦为数甚微，且无枪支。此地皇库中，前任督军去职后虽留有火器，奈皆已锈毁，不堪发射；纵有一些火器尚可修理，然而涅尔琴斯克堡内并无军火工匠。曩时，虽派名科泽姆卡·费奥多罗夫者来此，借此人现已年耄体衰，双目盲瞽，不堪此任。至于斧钺、刀矛，则在涅尔琴斯克皇库中荡然无存。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之中，虽间有私人之火绳枪，然亦鲜有佳者。因此，一旦敌军围困本城，除战刀外，实无物可恃以肉搏自卫。”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进行认真的战争。沃耶科夫决定让步，下令撤

出多隆堡。此堡位于中国“买卖市集”附近，因而引起冲突的原由层出不穷。但是，中国人并未因这一局部的让步而感到满足：他们企图达到俄罗斯人完全撤离结雅河的目的。尽管如此，关于战争的谣传却平息下去了，1682年内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冲突。

继年初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谣传之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人们开始淡忘了战争危险。第二年，1683年夏，阿尔巴津堡总管伊凡·沃伊洛什尼科夫派遣二十名军役人员前往贝斯特拉亚河^①，与之同行的还有四十七名从事手工业的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经营手工业和援助哥萨克。远征队的首领是格里什卡·梅利尼克^②。从梅利尼克这个外号可以看出，他本人就是一个贩卖自制肥皂的手工业者。他们分乘六艘船，沿阿穆尔河而下，整整走了十一天。第十一天头上，当俄罗斯人在河道转弯处，绕过山岬时，突然碰到了一整队中国舰队。继续前进则十分危险，于是他们便靠左岸抛锚下碇。中国船只从河面上包围了他们，也抛下了船锚，既不许他们前进，也不许他们后退。次日，中国人派来两名军官，以自己长官的名义邀请格里什卡·梅利尼克赴宴谈判。梅利尼克偕同远征队的神父马克西姆和十名哥萨克应邀前往；但是，他本人和同他一起去的人都再也没有能回到自己的同伙中间来。只是从他那里，由中国人监押着回来了哥萨克阿方卡·巴伊塔什尼科夫。他受梅利尼克的嘱托，秘密告知大伙，让大家自谋生路，自行决定谁到附近何处去。至于他，格里什卡，已被中国人扣押，不放他回来。此时，船头上出现了中国通译，哥萨克认出，这几个通译是过去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他们是在不同情况下被俘或者志愿到中国人那里去供职的。这些通译从船头呼吁自己的同胞们“投奔博格德汗”。

① 即牛满河。今名布列亚河。——译者

② 梅利尼克，俄文为 МЫЛЬНИК，（意为“肥皂匠”），与 МЫЛО（肥皂）一词的词根相同。——译者

失去了首领，并且被困困在船上的俄罗斯人中间出现了一片混乱。约有四十人不肯叛变和投降中国人，他们弃舟登岸，分散向树林跑去。约有二十人留在船上，守在自己的财物旁，他们既不愿与中国人搏斗，也没有登岸逃遁。

逃亡者中间，只有十个人得以顺利和迅速地返回阿尔巴津。以菲尔斯科·亚科夫列夫为首的最大的——二十三人，向谢连宾堡方向逃走。这些“亡命之徒”沿途忍饥挨饿，仅以野果充饥。然而，在谢连宾堡情况也很不妙。这个小堡只有两座房舍，两座房舍之间只有一道横放着的木桩棚相连。这个堡本身也处于中国的威胁之下。堡内粮食很少，甚至不敷本堡的戍兵食用。因此，逃亡者在此处只住了六、七天，然后，他们便同谢连宾堡的哥萨克一道，把小堡弃置不顾，带着人质，径向乌第堡逃去。他们乘雪橇前行，拖曳着皇家和私人的东西和粮食，沿途还向异族人征收实物税。但是，通古斯人为中国人即将到来的传闻所鼓舞，中途袭击了哥萨克，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结果有十五人被打死，人质也被他们夺回。剩余的哥萨克抛弃了雪橇，四散逃命。事后才弄清楚，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是达斡尔人通译柳比姆科——他就是前面提到的伊凡·维耶兹日的儿子。在此之后，这群没有粮食吃的倒霉汉“饿着肚皮”走了整整一个礼拜，在第七天才偶然找到了猎人留下的干鱼储备；这些幸存者直到乌第堡之前，只是靠这种干鱼才免于死。

格里什卡·梅利尼克被俘后，弃船逃命的手工业者米什卡·伊凡诺夫·亚什内赫、叶尼塞人伊瓦什卡·扎哈罗夫、叶菲姆卡·阿列克谢耶夫和巴什卡·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与自己的同伙失散了。他们在森林里徘徊了一礼拜左右，试图回到阿尔巴津，但是，他们却落到中国骑兵手中，被带到驻扎在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兵营里。当日，中国军队便渡河到了对岸。俘虏们戴上了足枷，也被带过了河。过河后，他们就被分开：叶菲姆卡和巴什卡不知被送往

何处，而米什卡和伊瓦什卡则被留在军中。一天以后，阻截格里什卡·梅利尼克的中国舰队到达此地。俘虏们远远地望见了船头上的投降中国人的俄罗斯军役人员和手工业者，但是不让他们靠近和与之交谈。

新到的长官们对俘虏进行了审讯。那些“过去叛变了俄罗斯君主的俄国叛徒”——通译当着将官们的面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肯象自己的其他同伴那样向博格德汗投降？他们回答说，他们所以逃跑，是想要回阿尔巴津堡去报信，此外便再也沒说别的什么。于是，一位长官下了命令，根据通译解释，因他们逃走，~~要判处他们死刑~~。可是，另一位长官说，沒有必要将他们处死。第五天，他们被戴上木铐，放在马上，押往脑温江，路上走了九天。在脑温江稍事停留后，又被继续押解着向“中国”进发。十天之后，押到了一个城市（他们不知是何城市），沒有卸下木铐，就把他们投入了监狱。次日，他们被提出狱来，带到博格德汗的兄弟和中国大臣面前，再次就他们逃跑之事进行了审问，他们回答如前。审讯后，他们又被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受了整整七个礼拜的煎熬，条件极为恶劣：他们吃不饱饭，每隔一天才送饭一次，而且只有少量的煮熟的大米饭。有一个为博格德汗效劳的俄国叛徒帕霍姆卡·斯捷潘诺维奇·科尔诺乌赫秘密来狱中见他们，告诉他们一些消息，这是他们仅有的乐事。此人讲道，格里什卡·梅利尼克准备重操旧业，在中国开办一所肥皂作坊，制造肥皂，并且给他们捎来了一封梅利尼克写的交付阿尔巴津哥萨克的短筒。此人还告诉他们，博格德汗在集结大军，常常检阅、操练，但是他说不准究竟这些军队用来对付什么人。后来，博格德汗派人来，将囚犯提释出狱，交给他们一封“博格德汗咨文”（即国书），命令他们转交阿尔巴津总管。之后，仍循原路将他们带回到阿穆尔河，仍然是带着木铐，骑着马。马匹在沿途驿站更换。据这些丧失自由的旅行者观察，一天之间可以行

四个驿站的路程。

一路上，他们经过了七座城市。就他们所见，这些城池都处于寒伦的半破败状态：房舍简陋，很多地方墙壁倒塌，一些小炮（长约一俄尺）没有炮架，倒在地上。第十五天，他们被押送到阿穆尔河左岸中国人刚刚兴建的璦琿城，此城位于结雅河河口上侧不远的地方^①。事实上，格里什卡·梅利尼克远征队不幸撞到的中国舰队，正是奉清帝旨意来此建城的。新建的城池，四周围以覆盖着草土块的土墙，高达一俄丈，土墙外是一俄丈深的环城壕。靠陆地一侧，设置了刺障，高可及腰，宽约三俄尺左右。在城门处，米什卡和伊瓦什卡看到两门大炮，长约半俄丈，炮架装有车轮，在其他城门处也同样如此。岸上有船舶停放在滚棒上，看来，这就是组成格里什卡碰到的那个舰队的船只。城内有许多士兵。总而言之，中国人在阿尔巴津旁边悄悄地修起了一座设施完备的大型城堡，由此地可以十分方便地征服阿穆尔河北岸地区。我国的俘虏在璦琿城被看押了一天一夜，然后就不再有人押解，放他们回阿尔巴津去了。

米什卡及其同伴回到阿尔巴津，向伊凡·沃伊洛什尼科夫呈交了博格德汗的“咨文”。这封咨文原来是劝阿尔巴津哥萨克投降的劝降书。沃伊洛什尼科夫召集了全阿尔巴津城居民，当众宣读了中国告示。与会者听完之后喊道：“不能相信这封骗人的书信！要听凭上帝和大君主的意旨，我们不能丢下皇产不顾，自己逃跑。只要火药还够用，我们就要跟敌人战斗，我们心甘情愿为大君主去死，但是决不能将城堡放弃！”话虽如此，但一想到阿尔巴津的武库里“火药、铅弹、枪支、大炮，所剩无几”，心中就油然而产生了痛苦的疑虑。

此时，中国人急忙乘胜前进。他们纵火烧毁了俄罗斯人放弃

^① 后来此城迁到了阿穆尔河右岸。

的多隆堡和谢连宾堡，结雅河上的其他城堡也都被夷为平地。最后，只剩下占领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上的主要战略据点——阿尔巴津了。中国人的推进，激励了四周附近的各个通古斯部落，这些部落原来只是出于畏惧才向俄罗斯人缴纳沉重的实物税。中国人要求他们缴纳的贡赋要轻得多，所以他们希望摆脱俄罗斯人的桎梏。他们开始袭击小股的哥萨克，屠杀他们。在瓊瑋时，就有人给米什卡和伊瓦什卡看过一支俄国火绳枪，此枪是通古斯人从被他们打死的哥萨克手中得来送给中国人的。

阿尔巴津时时刻刻在等待中国大军的来临。然而，1684年却比较平安地度过了，只是在7月，有一支中国侦察队来过阿尔巴津城下，打死和俘虏了几个人，抢掠了一个村落。

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但是，俄罗斯人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从托博尔斯克委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长官，军役贵族阿列克谢·拉里昂诺维奇·托尔布津到阿尔巴津来。全西伯利亚各地都开始招兵，派往达斡尔地区来。共招募了六百余人的一个完整军团，由苏格兰人阿法纳西·别伊顿率领开赴阿尔巴津。遗憾的是，兵士纪律松弛，尽管别伊顿努力约束，行进得还是极其缓慢。一路上兵士到处乱窜，跟当地土著居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每次中途停歇，时间都拖得很长。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每一个缓慢行动，会给阿尔巴津的命运带来何种致命的影响。

此时，在阿尔巴津事态已发展得相当危急。1685年3月，在离城堡约二俄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俄罗斯猎人的尸体，身被箭伤；人们循着踪迹来到了磨坊，在那里又发现了倒卧着的另外两具尸体。后来查明，原来住在磨坊里的两个人失踪不见了，显然是被人抓走了。根据某些资料得知，这次凶杀是潜来此地的一百名中国人干的。此事使人们警觉起来，等待着袭击。托尔布津下令，全县居民都聚集到城堡里。当时城防部队共有一百一十一人，猎人

和农民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总之，保卫者顶多只有四百五十人左右；火药、铅弹、大炮、枪支都很少。阿尔巴津人就在这种条件下准备着战争行动的开始，然而，仍不见别伊顿带兵到来。

6月10日，阿穆尔河上出现了中国舰队，陆地上也驰来了骑兵。托尔布津急速差人去涅尔琴斯克送信，请求火速增援和运送武器装备。同时，他下令把关厢放火烧毁。

次日，6月11日，被中国人俘虏去的两名俄罗斯手工业者来到阿尔巴津，带来三份咨文：一份是俄文，另一份是中文，第三份则是波兰文。他们说，这些咨文是中国皇帝的长官发来的，命令他们呈递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他们还报告了陈兵于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大军的可怕消息。他们说：“博格德汗的长官们率领很多士兵乘船和从陆路骑马而来，声言要攻下阿尔巴津堡。他们分乘一百只船，每只船上有五十人；他们的骑兵近一千人。随军携有一百门野战炮，四十门攻城大炮和许多榴弹。”这些情报，只有部分是夸张的。事实上，博格德汗早已调集大军，以便彻底击溃俄罗斯人。军中包括康熙大帝属下的各族士兵：蒙古人、满人、来自南方各省的内陆汉人、达斡尔人、吉切尔人、通古斯人等。不算佩带弓箭的一千名骑兵，全军由近三千名步兵组成。除此之外，随军尚有近一千二百名不带武器的工役。这些工役在船上服役，譬如在逆水行驶时，用纤绳拉船等等。总之，中国方面占了极大的优势。然而，他们的装备却远非俄罗斯人所想象的那样精良。大多数士兵作战用的是弓箭；火绳枪只有一百支，而且还是去年中国人摧毁俄罗斯人在结雅河上的城堡时缴获的。炮兵，确很精锐，计有三十门大炮和十五门小炮。

6月12日，用重炮开始轰击，这场轰击持续了十天。攻城炮弹重量分别为十二、十五、甚至二十俄磅，破坏力很大，城中建筑物被火药箭射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十天轰击的结果，真是令人惊惧：

一百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商铺、粮仓以及教堂，连同钟楼，统统被火药箭烧毁。除此以外，全部火药和铅弹，皆已告罄。于是，全体居民——斯巴斯基修道院住持赫尔莫根，城内教堂神父费奥多尔·伊凡诺夫、军役人员、商人、猎人和耕农——去见托尔布津，要求进行献城谈判。托尔布津鉴于身处绝境，便派一名军使前往中国兵营，提议献城，但要求答应一项条件：允准阿尔巴津全体居民前往俄罗斯的城市，而不扣留他们作为俘虏，不使他们妻离子散。中国军队指挥部同意了这一条件，但不准他们携带任何财物、牲畜和各种储备物资，这一切都是胜利者的合法的战利品。托尔布津被召去见长官们，敌人对他及他的同伴态度异常和蔼仁慈，他深受感动，据中国人讲，托尔布津甚至感激得潸然泪下。长官们劝说他和其他军役人员转为博格德汗效劳，并且用俸禄、官爵、礼物等来诱引他们。中国人随军带有很多衣服、锦缎和丝绸的长袍和中国靴鞋，这些都是用来分赠俄罗斯叛徒的。有二十五、六个人经不起诱惑，然而托尔布津本人和大多数城防士兵却断然拒绝了。

按照投降条件，全体居民——撤离阿尔巴津。他们要把大炮、人质、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统统留给中国人，而自己却“赤身露体，打着赤脚，忍饥挨饿”地走了，沿途以草根充饥。鉴于这一大群人寻觅食物会很困难，“为了不因走同一条道路而一起饿死”，不得不分成两股，各自寻路前进。中国舰队装载着炮兵（带着大炮和其他攻击武器），跟踪追随撤退的阿尔巴津人，在确信他们已转向石勒喀河上溯之前，始终未曾放松对他们的监视。俄罗斯人走后，阿尔巴津及其周围的村庄便被焚烧殆尽。

托尔布津在距离被放弃的阿尔巴津约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迎面遇到了涅尔琴斯克派来援救他的队伍。这支队伍有一百人，携带着大炮和火器。援兵仅仅迟到了几天。

托尔布津率领自己的人，于7月10日到达涅尔琴斯克，而7

月15日，涅尔琴斯克督军伊凡·弗拉索夫便下令向阿尔巴津方面进行侦察。派出的由七十人组成的队伍乘船来到规定地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敌人。他们在阿尔巴津的故址只看到一片瓦砾，上面扔着一门中国小型炮和几颗炮弹。但是，俄罗斯人种的庄稼却全部完整无损。他们在阿尔巴津郊外抓到了一个中国人。此人是中国南方人，自称名叫温子霞^①。他讲道，他由于下述原因才逃离了中国船：他父亲是官船上的一名舵手；他的船误触礁石，底破漏水，船只沉没了；他父亲和他本人泅水登岸，而船上人员却大部分淹死，船上的物资和一门铜炮也沉入水底；中国将军捉了他的父亲，处以死刑，罪名是他使船触礁沉没，而他们把这一不幸事件看作是叛变行径。温子霞为此惊恐不安，便从中国人那里逃跑，来到阿尔巴津故址，因为此地剩有许多俄罗斯人的储存物资。他在此等待俄罗斯人仍能重来旧地，因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很快返回；原因是南部各省爆发了反满起义，长官们奉命急速率领阿尔巴津城下的军队回返中国。后一条消息对俄罗斯人尤其重要。俘虏又补充说，中国人匆匆忙忙返航瓊瑁了。据他讲，在那里将留下从当地土著居民招募的五百人驻守，配备四门大炮，由两名低级将领指挥，而高级将领和其余官兵则应继续前行，同时将炮运往宁古塔。涅尔琴斯克督军将温子霞作为稀罕之物送到莫斯科去见沙皇，并派了一个人随之同行，充作翻译。这个翻译是唯一懂得中国南方汉语的人，是个名叫费季卡·米哈伊洛夫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他本人原来也是中国南方生人，但接受了洗礼，就了俄国职务。

根据温子霞的口供，涅尔琴斯克派出“轻装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携带一门大炮，由阿法纳西·别伊顿率领去保卫田地里的庄

^① 此名系按音译。——译者

稼。在这支队伍的掩护下，阿尔巴津的农民回到了烧成一片废墟的家园，以便收获粮食和重整家业。接着，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本人也率领围困时幸免于难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和新招募的军役人员，共三百一十六人，携带大炮和足够的武器储备随之而来。新阿尔巴津未来的城防部队在一片鼓乐声中出发了，用麻布缝制的红布镶边的旗帜在空中招展着。

托尔布津抵达后，构筑了临时工事，开始在严密的警戒下，收割田间的庄稼，随时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敌人突然袭击收割者。经过一番犹豫，他们仍然决定着手在原来城堡的旧址上重建阿尔巴津，虽然上次被围困表明原来的位置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城堡里不能挖掘可供饮用的水井等）。9月25日，开始动工，但是到了10月就不得不中断了工程，因为严寒已经来临，直至春季才又复工。工具不足，造成了极大的窝工现象，因为中国人带走了居民留下的所有物品和工具；只好从邻近的城堡（那里用手炉炼铁）运来铁，自行动手打造工具。工程终于结束了。在原来城堡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合乎当时工程技术的一切规则的城堡，四面围以底宽四俄丈、高三俄丈的土墙。土墙系用草土、粘土和植物根修成，坚固异常；四面都筑有四棱突出形式的炮垒；围绕土墙掘有壕沟；此外，在陆地一侧，还竖起一道直抵江边的木栅。堡内修建了粮仓、火药库、军需仓库和近十所居民住房。通古斯人逐渐带着实物税来到新城，然而，后来才发现，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派遣的奸细。

第一批有关重建阿尔巴津的情报，中国人得之于猎貂的蒙古猎人，他们曾遭受过俄罗斯军役人员的袭劫。将军派达翰尔人去侦察，结果不仅证实了蒙古人的报告，而且带回了一名俘获的阿尔巴津农民。这一新闻使中国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原来确信，由于托尔布津投降，俄罗斯人今后已放弃了阿尔巴津。因此，中国人愤怒地谴责莫斯科国的狡猾诡计，尤其痛恨“忘恩负义、阴险狡诈的

阿列克谢(托尔布津)”的背信弃义行为。他们派出一支四十人的队伍去阿穆尔河观察俄罗斯人的动向,为此,如前所述,中国人利用了纳贡的通古斯人的效劳。托尔布津从自己方面也向库马拉河方向进行了军事侦察。他派出的由别伊顿率领的一支三百人的队伍,与中国人不期而遇,后者仓皇遁走。别伊顿率众追击了三十俄里。经过一场激战,由于人数上占优势,终于战胜了中国人。俄方损失了七人,中国方面有三十名士兵阵亡,一人被俘。这名俘虏在审讯时供称,中国人意欲攻打阿尔巴津,但是,不能早于来年春季。目前只是骚扰阿尔巴津人,阻碍他们收割田间庄稼。俄罗斯人还从他口中得知,中国人已把璦琿城迁至阿穆尔河的右岸,几乎对着原来的旧址;新城方圆约六百俄丈,围以两排三俄丈高的栅寨,而且在两排栅寨中间的宽达二俄丈的地带,填了一俄丈厚的土层。与先前从温子霞口中获得的情报不同的是,去年围困阿尔巴津的全部军队,约二千或二千五百人,驻扎在璦琿,那里又迁来了五百名农民;城内有大炮三十门,但是,火器总的说来很少。最后,俘虏说,在脑温江上又动工建造一座城池。

一切消息表明,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再度出现于阿穆尔河的事实,是不打算容忍的。果然,就在当年,即1686年7月7日,在新建的阿尔巴津城下突然出现了大量中国军队,跟上次一样,仍是水陆并进。舰队包括一百五十只船,每船装载二十至四十人不等;陆军由三千名骑兵组成。受到假情报欺骗的俄罗斯人被弄得措手不及。中国人殴打了赶畜群的人;或者迫使他们逃往森林;田间庄稼被焚为灰烬。但是,阿尔巴津已非去岁那种无防御状态可比。作为第一流的城堡,阿尔巴津此时不仅经得起最猛烈的轰击,而且配备有由五门大炮和两支扎金式火绳枪组成的精锐炮队和大量火器(一百支火枪,八百五十支燧石枪)、钺斧(五十把)、火药、铅弹。包括耕农在内,城防部队拥有七百三十六人。不过,这个数字仍然差

不多只是中国军队人数的十分之一。托尔布津下令焚毁关厢，固守城堡。中国人从船上猛轰城堡，而阿尔巴津的大炮也不甘示弱。围攻拖延下来了。中国人鉴于严寒日近，便将自己的船只开到免遭冰排损害的安全地方，驻扎在陆地上的土窑里，继续轰击。他们为掩护炮队，修筑起一道木墙，木墙后面堆满了潮湿的木材。俄罗斯人成功地进行了回击，用炮弹烧着了木墙，又用计破坏了木材堆。中国人于是便围绕城堡筑起一整套土墙系统，从陆地方面围成三个半圆形，紧压阿尔巴津；从河的那一面，在一座岛屿上完全按工事建筑规程修建起一座有堑壕卫护的堡垒。中国人从这些土墙上居高临下以极其猛烈的火力轰击城堡。9月1日，他们试图一举攻下城堡，但是，被击退了，而且受到了损失。被围者也报之以出击，打死和俘虏很多敌人。然而，这些局部的胜利并未能减轻局势的严重性。阿尔巴津的保卫者躲在土窑里，并未能避开中国大炮的歼灭性火力，每天的轰击都造成新的伤亡。9月末，托尔布津本人也被一颗炮弹击毙了。指挥权转到别伊顿手中。别伊顿精力充沛地继续进行保卫。然而，轰击和土窑里恶劣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疾病猖獗，使保卫者的人数急速缩减。据说，到11月末时，已经只剩下了一百五十人。中国人料到被困者的处境艰难，便向城内发射系着书信的箭，敦促阿尔巴津人投降，并许以博格德汗的恩典。然而，已经降临的冬季的严寒，使得中国人本身的行动也困难起来，因为他们不习惯于西伯利亚的严酷气候，同时，土窑的生活也同样致命地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从11月末开始，中国人放弃了强攻占领阿尔巴津的想法，转而采用正规的封锁。封锁的后果十分悲惨可怕。由于粮食和饮水的匮乏，被围者中间蔓延起坏血病，死亡率非常之高。到春季的时候，别伊顿手下的人已由围攻开始时的七百三十六人，只剩下了六十六人。继续进行反抗的问题，根本谈不上了。可是，突然间，出

乎俄罗斯人的意料之外，中国大军经过十个月的残酷围攻之后，竟于1687年5月6日忽然中断了封锁，从城堡外后撤了四俄里。残余的筋疲力尽的防军，得到了出城寻找食物，与涅尔琴斯克取得联系，甚至从那里求得援助的机会。中国指挥部不仅没有对此加以阻挠，相反，对敌人表现出非常温文尔雅的殷勤态度，譬如，他们建议派医生去为患者治病。别伊顿大约怀疑中国人想借此来刺探阿尔巴津防军的医疗卫生情况，所以托词城里没有病人而拒绝了这一建议。作为答礼，他馈赠给中国军队总司令一个重达一普特的大蛋糕，用以表明阿尔巴津城内食品并不匮乏。

围攻突然中断的原因是当时俄国使臣尼基塔·维纽科夫已经抵达北京，他提出了就确定莫斯科沙皇和博格德汗领地之间的固定边界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当中国政府接到俄国全权大使已从莫斯科出发前往西伯利亚的通知以后，中国军队奉清帝谕旨，于1687年8月30日全部撤离了阿尔巴津。

俄罗斯全权大使、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确实已于当年9月抵达色楞格河上的乌丁斯克，从那里将自己到达的消息通知了中国政府。相反，中国使臣的到达却大大地延误了，原因是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之间爆发了战争。直到第二年，即1689年6月3日，中国使臣才从北京出发。博格德汗钦派的使团，为首的是“多尔吉昂邦”，即“内大臣”，索额图和国舅、“固山额真”，即“都统”，佟国纲。以译员身分随同使团一起去的有在中国供职的两名耶稣会士——西班牙人^①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按清帝的意愿，使臣会议的地点定在涅尔琴斯克。

当使臣们尚未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候，该城居民在7月15日看到城外河面上突然出现了中国舰队，不禁大吃一惊。舰队由装

^① 为葡萄牙人之误。——译者

备着大炮的七十六艘大船和数百只帆船组成。这是驻守璦琿城的军队，如今在统辖阿穆尔河上全部兵力的清帝将军的指挥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以便一旦需要时，以武力支持使臣们的外交谈判。军队在河对岸登陆，对着城堡安营扎寨，按照中国“分旗”的习惯，搭起了帐篷。从陆路上驱赶来近八百匹马，供骑兵需用。敌军兵临城下，这不能不使涅尔琴斯克行政当局感到恐惧，尤其是中国士兵一路上横施暴虐，就象在敌国领土上进军一样。当7月19日使团到达的时候，恐惧之感更加剧了，因为护送使团的有相当强大的陆军部队、庞大的辎重（约三千至四千峰骆驼）和近一万五千匹马。先期到达的军队为钦差大臣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各船都悬旗结彩，五彩缤纷。使团在石勒喀河河岸上扎营，帐篷相连，占地很广，形成了三个同一中心的圆圈；营地中央耸立着使臣的大帐，进口处飘扬着两面帝国龙旗，插列着象征他们高贵官衔的六杆门枪。汇集在涅尔琴斯克城下的全部中国军队的总人数，若把钦差大臣的奴仆家丁和护送他们的官吏计算在内，则有九千或者一万人。而这座只有几百名防军的城堡，好象陷入了大军的包围之中。应该指出，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未同任何外国进行过外交联系，他们大约把签署和约一举，想象为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他们夸大估计了俄国的力量，深恐落入“狡猾诡谲的”莫斯科人的圈套。

使团到达后不久，涅尔琴斯克的居民目睹了独特的节日盛况。到了中国人视为神圣的望日。入夜，中国舰队的所有船只尽皆灯火辉煌，铙钹的响声打破了寂静。涅尔琴斯克城内也响起了军号声，与之相应和。

此时，得悉中国大军开抵涅尔琴斯克城下消息的费奥多尔·戈洛文还迟迟未到。他困惑不解：这是来进行和谈，还是进行战争。中国钦差大臣从自己方面显现出不耐烦的心情，焦躁不安，威胁说，若是再继续拖延，他们就要离此而去。最后，戈洛文在8月

8日来到了涅尔琴斯克。经过预备会谈,8月12日,双方全权使臣进行了正式会晤。在城外草地上搭起两座帐幕。中国钦差大臣乘船渡过河来,然后骑马来到会晤地点,在他们前面撑着富丽堂皇的绸缎华盖,钦差大臣们身穿金线织锦、绣有蟠龙的袍褂;一支由三百名士兵组成的队伍护送他们;另有五百人弃舟登岸后,在岸上排列成战斗队形。戈洛文乘马出城迎接中国钦差大臣,他体躯肥胖,身材不十分高。他身著华丽的金缎上衣,外罩一件缎面的貂皮大衣,举止不无矜持;他的前面有二百六十名士兵,吹打着铜鼓、喇叭、风笛前导;身后簇拥着贵族和乐队。双方使臣同时下马,同时相互寒暄问候,同时进入为他们准备好的帐幕。俄国帐幕里挂满了土耳其壁毯,极其奢华富丽。戈洛文和奉莫斯科谕令同他一起出使的涅尔琴斯克督军伊凡·奥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在桌旁就座。桌上铺着漂亮的绣金台毯,上面摆着一座时钟和文具、文件;在他们旁边的长凳上坐着秘书官谢苗·斯科尔尼增^①;其他随员则分别立在使臣座椅后面。相反,中国的普通麻布帐幕布置得异常朴素;中国特命使团的全体成员——七位钦差大臣,面对着俄国全权大使,盘腿坐在铺着坐垫的长凳上;他们身后坐着四位宫内侍臣^②;其余的宫吏和随员则围着他们侍立一旁。坐在钦差大臣旁手的有两位穿着中国服装、梳着长辫的人,他们的衣著举止全象真正的中国人,但是脸型却与中国人不同,这就是担任译员的耶稣会士。他们在会议期间将要起非常重大的作用。会谈中使用的是拉丁语,一方的中文发言和另一方的俄语发言,都要译成拉丁语。

会议从双方提出要求开始。俄方先提议,沿阿穆尔河确定边界,将此河以北的整个土地划归莫斯科君主管辖。中方的答复是

① 根据其他有关史料,此人即谢苗·科尔尼茨基(Семен Корняцкий)。——译者

② 根据其他有关史料,应为“梅勒章京”,即副都统。——译者

要求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全部土地，并且要求让出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其根据是：所有这些土地很早以前曾经属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①，看来博格德汗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第一次会议就此中断了。次日，中国钦差大臣表示愿意放弃涅尔琴斯克。俄罗斯人笑了起来，嘲笑地向他们道谢，感谢他们至少不把俄罗斯人赶出此城，使他们能够安心睡觉。俄方请求对方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建议，以便可能“拍手成交”。中国人大为不满。

随后，谈判又拖延了几天。此时，充当双方中间人的耶稣会士积极参与了谈判。他们以战争威胁来恫吓俄罗斯人，同时，又竭力说服中国人作出让步。由于戈洛文的机智灵活，中国人终于摊开地图，提出了自己的最终希望，要求领有自额尔古纳河河口和格尔必齐河河口至海的全部阿穆尔河流域。这样，阿尔巴津所在的地方应划归中国，而该城便须拆毁。莫斯科大使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作出这样的让步。戈洛文提出了自己的反建议：将边界划在阿尔巴津偏东一点的地方，以便使此城能够留在俄国领土境内。关于俄方在阿尔巴津问题上不肯让步的消息刚一传到中国营地，中方立即行动起来。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停止继续会谈；向驻扎在阿穆尔河上的军队下达命令，令其恢复对阿尔巴津的封锁；卫护使团的军队也奉命渡河到涅尔琴斯克那一侧来；与此同时，还打算号召纳贡的布里亚特人武装起来斗争。布里亚特人此时已与中国人取得了秘密联系。

次日，8月18日，在环抱涅尔琴斯克的岗上突然出现了中国军队，他们身著金光闪闪的锁子甲，全副武装，整团整团地分别向城堡方面推进；同时得悉，有相当大数量的布里亚特人也集结在一起，显然来意不善。涅尔琴斯克城堡里一片惊慌，仓促地采取了

^① 亚历山大·马其顿王是公元前三百余年前巴尔干半岛上的马其顿国国王。——译者

防御措施：推出了大炮，用圆木堆起街垒，从四郊赶回了牲畜。戈洛文亲率队伍出城，准备在旷野上回击敌人，因为他认为城堡木墙年久失修，颓圮破败，很不牢固，已不能凭以自卫。然而，对于反抗之事，却不容考虑。在城上刚一望到中国钦差大臣骑马而来，戈洛文便火速遣人通知他们说，他已同意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样，中国人组织的这场在和平谈判过程中不十分寻常的武力示威，便以获得全胜而告终。

在最后时刻，已经是8月22日，中国钦差大臣忽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乎使事先取得的协议毁于一旦。中国钦差大臣宣称，根据这项协议，自格尔必齐河起，迤迤向东北方向的全部区域，即直到楚科奇岬为止的整个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全应划归博格德汗管辖。俄方对这一要求一连两天没有给予答复。俄方的沉默使中国钦差大臣着急起来，尤其是耶稣会士手里拿着俄国地图向他们证明，他们覬覦距离中国如此遥远的地区，该是何等不明智。所以当戈洛文遣使送来书面抗议，将谈判一旦破裂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中国钦差大臣的时候，他们已乐于收回自己冒味的要求了。这份措辞平和的声明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于是谈判重又恢复。谈判于8月27日结束，签订了正式条约。按此条约，俄罗斯人应撤出阿尔巴津，并将其拆毁；把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定为边界，缔约国双方臣民不得破坏，违者将受到严惩。

条约的签字仪式，也如同会议开幕时那样庄严隆重。涅尔琴斯克城下搭起一座共同的帐幕。中国钦差大臣在光华耀眼，身穿绸缎袍褂的随员簇拥下，来到这里；他们由一千五百名马队护卫，后者擎着招展的旗帜，打着执事。

俄国全权大使也同样地来了，带领着三百名步兵和一支乐队。使臣们在帐中桌旁彼此相向地各自就位。他们的座席是铺着土耳其毯的长凳；两位耶稣会士在桌子的狭窄的一端就座。双方的随

员站立一旁。宣读过条约文本后，随即签字盖印。双方使臣宣誓遵守所订条款，并交换了条约文本。换文既毕，戈洛文在音乐声中，按照俄罗斯风习，同索额图相互亲吻。仪式结束后，俄罗斯人高执火把，一直把中国钦差大臣送到船旁。两天之后，中国使团便踏上了归途。

莫斯科政府充分肯定了戈洛文的外交努力，派人持嘉奖他的恩旨去迎接他。他和弗拉索夫都荣膺了恩赐的奖章。事实上，戈洛文的确异常成功地摆脱了异常困难的外交窘境。十分明显，俄国在东方缺乏物力和人力的情况下，只有同中国确立起睦邻关系，才能立足于阿穆尔河上。1683—1686年间的战争，肯定地表明，不能指望中国方面会自愿让步，而继续斗争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同时，康熙帝的军事计划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不断扩展。随着在阿穆尔河上建立瑗珲和在松花江上建立墨尔根^①，他便牢牢地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站稳了脚跟；遵照他的谕旨，在阿穆尔河河口进行了海洋勘测，对萨哈林岛也作了考察。他通过隶属于他的蒙古人对色楞格斯克施加了威胁；他的使臣表明了觊觎涅尔琴斯克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全部俄国领地的野心。必须制止他向北方的强力推进，因为这种推进对东西伯利亚的俄国事业有遭受全部毁灭的危险。因此，戈洛文为了保证能够安稳地占有石勒喀河和色楞格河，牺牲掉反正不能以武力保住的阿尔巴津，这种作法是十分明智的。最后，随着与中国体面地议和，开辟了与这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可能，而这是莫斯科商人和政府本身都极为关心的事情。鉴于上述一切，应该承认，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人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获得的一切。尤其是如果想到条约是在随时都准备占领涅尔琴斯克的上万名军队威胁之下签订的，那么对此就更可理

^① 即今嫩江县。此城位于松花江支流——嫩江之上。——译者

解了。

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有一百七十年之久^①，与阿穆尔河的富饶河岸相隔绝。因此不禁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所描写的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的流民对达斡尔土地的和平村落的袭扰，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切尔尼戈夫斯基以及其他冒险之徒，如此残暴、如此茫无目的地破坏繁荣的地区，摧残发源于阿穆尔河两岸的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但却是高度发展的独特文化；他们烧杀抢掠又获得了什么结果呢？十八世纪西欧的科学文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哥萨克的远征为欧洲科学打开了前此无人知道的“东鞑靼”这个角落，有助于澄清亚洲的地理。不论此事如何令人奇怪，关于俄国哥萨克发现的新土地的资料，远在十七世纪末即已传到了西欧；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写得非常出色的、符合实际、辞句简短的报告，被译成了荷兰文，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地理学家维特森的科学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在整个十八世纪是欧洲文化人士汲取关于东亚知识的唯一来源。按照俄罗斯人绘制的不合规格的草图，修改了地图。总之，我们的冒险家们为当时的地理科学作出了丰富的贡献，这一点是他们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如果说他们未能为俄国殖民征服新的领土，那么他们却为欧洲发现并描述了在他们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从而也无法研究的大片新的土地。他们本身虽然是半野蛮人，但却为研究和描写地球的全人类工作，尽到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① 只是根据 1858 年的《璦琿条约》，阿穆尔河才并入俄国领土（根据《璦琿条约》：“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的出海口将归属俄国。”——译者）。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米勒:《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罗斯时期的历史》(《益乐文粹月刊》,1756年)。*[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о странах при Амуре лежащих, когда оные состояли под российским владением. (Ежемес. Сочинения, 1756)]*.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1774年版(据米勒著作有关各章简写)。*[Фишер.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изд. 1774 г. (сокращенное перелож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глав из работы Миллера)]*.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14卷,第1章。*[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 XIV, гл. 1]*.

Н. П. 丘尔科夫:《十七世纪的食利者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俄罗斯档案》,1898年,№. 2(据西伯利亚衙门未发表的资料写成)。*[Н. П. Чулков. Ерофей Павлович Хабаров, Добытчик и прибыльщик XVII в., в Русском Архиве, 1898, №. 2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неизда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戈尔德:《俄罗斯人在太平洋上的扩张》,1920年。*[Golder.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920]*.

杜·荷尔德:《中华帝国概述》,1736年,第4卷。*[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1736, IV]*.

维特森:《北鞑和东鞑》,第2卷,1705和1785年版。*[Witsen. Noord en Oost-Tartaryen, 2 т. изд. 1705 и 1785]*.

里特尔:《亚洲的自然地理学》,(谢苗诺夫翻译与补充),1856年,第1册。*[Риттер.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и (перевел и дополнил Семенов), 1856, ч. 1]*.

季托夫:《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1890年。*[Титов. Сибирь в XVII веке, 1890]*.

米勒引用的文件,载于《历史文献补编》(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第2—7卷。

除印行的资料外,作者还引用了藏于原司法部档案馆的西伯利亚衙门卷轴,№. 338, 344, 389, 411, 460;以及雅库茨克管理局卷宗第一和第三捆(也藏于该处)。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веркиев, Сенька 谢卡·阿维
尔基耶夫

Аксентьев, Петр 彼得·阿克先
季耶夫

Албаза 阿尔巴西(达斡尔酋长)

Алексеев, Ефимка 叶菲姆卡·阿
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Юшка 尤什卡·阿列
克谢耶夫

Алтиней 阿尔季涅伊(达斡尔人)

Атуй 阿杜伊(达斡尔酋长)

Байташников, Афонька 阿方
卡·巴伊塔什尼科夫

Балдачи 巴尔达齐(酋长)

Банбулай 班布拉伊(达斡尔酋
长)

Бейтон, Афанасий 阿法纳西·
别伊顿

Венюков, Никита 尼基塔·维
纽科夫(即史书译作魏牛高者)

Витсен 维特森

Власов, Иван Остафьевич 伊
凡·奥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

Воейков, Федор 费奥多尔·沃
耶科夫(涅尔琴斯克督军)

Войлошников, Иван 伊凡·沃
伊洛什尼科夫

Выезжий, Иван 伊凡·维耶兹

日

Гермоген 赫尔莫根

Гилдега 基尔杰格(达斡尔酋长)

Головин,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彼
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雅库
次克督军)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
洛文(尼布楚条约签署者,即史书
译作费要多罗者)

Гольгин, Ивашко 伊瓦什卡·
戈雷京

Гуйгудар 古伊古达尔(达斡尔酋
长)

Дасаул 达萨乌尔(达斡尔酋长)

Дмитриев, Пашка 巴什卡·德
米特里耶夫

Доваря 多瓦里亚(达斡尔酋长)

Донтыул 多普狄乌尔(达斡尔酋
长)

Досий 多西伊(达斡尔酋长)

Евсеев, Яков 亚科夫·叶夫
谢维耶夫

Жербильтон (Franciscus Gerbil-
ton) 张诚(热拉皮翁)

Захаров, Ивашка 伊瓦什卡·扎哈罗夫
Зиновьев, Дмитрий 德米特里·季诺维耶夫
Иванов, Андриюшка 安德柳什卡·伊凡诺夫
Иванов, Костька 科斯基卡·伊凡诺夫
Исинеи, князь 亦失涅公(即海色)
Кан-си, император 康熙帝
Карпов, Петрушка 彼特鲁什卡·卡尔波夫
Квашнин, Ивашка Елфимов 伊瓦什卡·叶尔菲莫夫·克瓦什宁
Кокурей 考库列伊(达斡尔酋长)
Колпа 科尔帕(达斡尔酋长)
Корноух, Пахомка Степанов 帕霍姆卡·斯捷潘诺维奇·科尔诺乌赫
Лавкай 拉夫卡伊(达斡尔酋长)
Лотодий 洛托迪(达斡尔酋长)
Любимко 柳比姆科
Макед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亚历山大·马其顿王
Мингалчу 明格尔楚(基里亚克酋长)
Минин, Патрекей 帕特列凯伊·米宁

Михайлов, Федька 费季卡·米哈伊洛夫
Мокрошубов, Дмитрий 德米特里·莫克罗舒鲍夫
Мыльник, Гришка 格里什卡·梅利尼克
Нагиба, Иван Антонов 伊凡·安东诺夫·纳吉巴
Обухов, Лавлентий Авдеевич 拉夫连季·阿那杰耶维奇·奥布霍夫
Олгодий 奥尔戈迪(达斡尔酋长)
Омутей 奥木捷伊(达斡尔酋长)
Панков, Афанасий 阿法纳西·巴什科夫
Перейр (Thomas Pereyra) 徐日升(佩雷拉)
Петриловский, Артемий (Артюшка) Филиппович 阿尔捷米(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
Петров, Юрий 尤里·彼特罗夫
Поярков,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波雅尔科夫
Пушкин,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普希金(雅库次克督军)
Разин, Степан 斯捷潘·拉辛 [Романов],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царь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沙皇

Скорнищын, Семен (г. е. Кор-
нитцкий) 谢苗·斯科尔尼增
(即科尔尼茨基)
Сонготу 索额图
Стеншин, Петр 彼得·斯坚申
Степанов, Онуфрий 奥努弗里·
斯捷潘诺夫
Столбов, Максимка 马克西姆
卡·斯托尔鲍夫

Тайцзун, император (清)太宗
皇帝
Терентьев,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
捷连季耶夫
Тосенчи 托延奇(酋长)
То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Ларионо-
вич 阿列克谢·拉里昂诺维奇·
托尔布津(即额里克谢,阿尔巴津
督军)
Толга 托尔加(达斡尔酋长)
Тун-гье-Ган 佟国纲
Туронча 图隆恰(达斡尔酋长)

Уонцься 温子霞
Учурва, царь 乌楚尔瓦王

Федоров, Коземка 科泽姆卡·
费奥多罗夫
Францбеков,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
евич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

奇·弗兰茨别科夫(雅库次克督
军)
Фролов, Гаврилка 加夫里尔卡·
弗罗洛夫

Хабаров, Никифор 尼基弗尔·
哈巴罗夫
Хабаров-Святитский, Ярофей
Павлов 叶罗菲·巴甫洛维奇·
哈巴罗夫-斯维亚季茨基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икифор Рома-
нов 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
尔尼戈夫斯基
[Чечигин], Терентий Ермолин
(Ермилов) 捷连季·叶尔莫林·
[切齐金]

Шамшакан 萨穆什喀
Шилгиней 希尔基涅伊(达斡尔
酋长)
Шун-чжи, император 顺治帝

Щелоткин, Иван 伊凡·谢波特
金

Яковлев, Фирск 菲尔斯克·亚
科夫列夫
Яшных, Мишка Иванов 米什
卡·伊凡诺夫·亚什内赫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йгун, г. 瑗珲城	Даурия (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土地)
Албазин, острог 阿尔巴津堡(雅克萨)	Двина, р. 德维纳河
Алдан, р. 阿尔丹河	Доло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多隆堡
Амгун, р. 阿姆贡河(恒滚河)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Амстердам, г. 阿姆斯特丹	Енисейск, г. 叶尼塞斯克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Зся, р. 结雅河(精奇里江)
Амурская бухта 阿穆尔河口湾(黑龙江河口湾)	Илимск 伊利姆斯克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Киренга, р. 基连加河
Архангельск 阿尔汉格尔斯克	Комара, р. 库马拉河(呼玛尔河)
Атуев город 阿杜伊城	Ко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库马拉堡
Ачанск, острог 阿枪斯克(乌扎拉屯)	Лавкаев город 拉夫卡伊城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Лена, р. 勒拿河
Банбулаев город 班布拉伊城	Мангазея 曼加捷亚
Быстрая, р. (Буряя) 贝斯特拉亚河(牛满江, 现名布列亚河)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Витим, р. 维季姆河	Мая, р. 马亚河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Мерген, г. 墨尔根(现名嫩江)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Молдыкидич, г. 摩尔德基德奇
Восточная Татария 东鞑靼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Вычегда, р. 维切格达河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Гоном, р. 戈纳姆河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осковия) 莫斯科国
Горбица, р. 格尔必齐河	Наун, р. 脑温江(即今嫩江)
город Гуйгудара 古伊古达尔城	

Нерча, р. 涅尔查河(尼布楚河)
Нерчинск, г.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Нингута, г. 宁古塔(即今宁安)

Обская губа 鄂毕湾
О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ечора, р. 伯朝拉河
Приамурье (При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黑龙江沿岸地区)
Пясида 皮亚西达

Сахалин, остров 萨哈林岛(库页岛)
Селенба, р. 昔林察河
Селен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谢连宾堡
Се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г. 色楞格斯克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унгари, р. 松花江
Сухона, р. 苏昆纳河

Таймыр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太梅尔半岛

Тобольск, г. 托博尔斯克
Толгин город 托尔加城
Тугир, р. 土吉尔河
Тугирский волок 土吉尔连水陆路
Тугур, р. 土吉尔河

Удинск, г. 乌丁斯克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第堡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Умлекан, р. 乌穆列坎河
Урал, гор. 乌拉尔山
Урка, р. 乌尔坎河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地区
Устюг, г. 乌斯丘克
Учур, р. 乌楚尔河

Чукотский мыс 楚科奇岬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нгал, р. 松加里河(即松花江)

Юг, р. 尤戈河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

Нерча, р. 涅尔查河(尼布楚河)
Нерчинск, г.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Нингута, г. 宁古塔(即今宁安)

Обская губа 鄂毕湾
О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ечора, р. 伯朝拉河
Приамурье (При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黑龙江沿岸地区)
Пясида 皮亚西达

Сахалин, остров 萨哈林岛(库页岛)
Селенба, р. 昔林察河
Селен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谢连宾堡
Се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г. 色楞格斯克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унгари, р. 松花江
Сухона, р. 苏昆纳河

Таймыр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太梅尔半岛

Тобольск, г. 托博尔斯克
Толгин город 托尔加城
Тугир, р. 土吉尔河
Тугирский волок 土吉尔连水陆路
Тугур, р. 土吉尔河

Удинск, г. 乌丁斯克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第堡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Умлекан, р. 乌穆列坎河
Урал, гор. 乌拉尔山
Урка, р. 乌尔坎河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地区
Устюг, г. 乌斯丘克
Учур, р. 乌楚尔河

Чукотский мыс 楚科奇岬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нгал, р. 松加里河(即松花江)

Юг, р. 尤戈河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